序記疏

昆侖集

錄

昆侖集卷之六目錄

一瓢亭記

昆侖集卷之六

序

送仲舅之任安岳序 己卯

仲舅樊圃李公爲安岳郡守行有日或語余曰李公之爲郡吾不敢保其必治余曰何爲曰夫人有所慕而後能勸有所畏而後能謹公嘗顯于朝矣歷官淸要殆遍今又進階上大夫一出爲吏下邑固已俯而取之非若得一郡著功能以釣遷擢者公又率心豈弟無內外矯飾未嘗汲汲於人之非譽此固無所慕者而性又善酒日親桮杓有以疾病諫者笑不應是

其於斬生之術亦不數數然者抑可謂無所畏也夫急於利祿者可怵之以隳官深於名者可怯之以喪名篤於生者可戒之以傷性公於數者無足以動其中隳官喪名之不卹而從之以麴糵則吾見志荒而事廢矣無所慕夫奚勸無所畏夫奚謹無勸無謹何以爲政余曰子何言之陋而待吾舅已薄耶且吾舅固不慕名利而於親則能慕不畏斬生而於事上則能畏夫安得不勸夫安得不謹哉外氏世貴之家也先王父華谷公用名德位公相而其爲外官也勤以治事惠以牧民所在咸有成績用能没世不墜令問

今吾舅克襄于先休仍世顯揚 主上嘉其舊而畀其能既處以臺省館閣之職論思獻替是任令爲劇邑之急賢也輟侍從之近而全畀之一封治忽吾舅必有以處此矣下之欽念先故遺烈望望然惟恐其不逮于前人上之祗奉 聖主勤憫元元之意其有一事之不稱一夫之不獲瞿然若將蒙大罪蚤夜孳孳圖惟厥成使一邑之人世世稱之曰李公之治行寔能追踵先相公風聲又能毋負我 聖主委寄之重信乎公卿之世殊異乎臮族近侍之臣不比乎凡僚也豈不美哉然則非名利而勸非蘄生而謹者將

在吾舅也又何隳官喪名傷性之足云哉且思績先緒孝也敬君之事忠也旣忠且孝雖進而居卿相之位行之有裕其於治一郡也何有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又曰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此吾舅平居所存也存諸心者盖將以行諸事也吾以此行驗之旣而公命之贈言遂次其語因以獻規云

送尹惠甫 志和 晒史赤裳山史閣序 庚辰

世稱司馬遷文章奇偉得之名山大川斯義也發自蘇轍馬存輩而後人蒙謂之然遂成故實余甚惑夫山川外境也人之覽之直取一時耳目之適耳夫焉

足以鼓文章之機而啓述作之心哉使歷覽山川而文章可必焉則凡天下妄男子健步而善游者皆可以名能言之士而勤不刋之書矣豈理也哉余嘗究其說焉遷之作史記非獨其文工也蓋其經術學識有所本焉爾觀其述先訓叙己志則曰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小子何敢讓焉其講春秋則引董生之語而與壺遂輩論說可否至熟此可謂無經術者耶進孔氏爲世家而絀老莊與申韓同列表章吳泰伯伯夷以存託始之義叙平凖封禪所以刺譏當世者悉中病非有學識者能是乎若其歷覽海内

山川者特以考三代之遺事徵聖賢之舊迹自廣其見聞也如登箕山見許由冢適魯觀仲尼廟堂是已錄是論之其文之奇偉亦可以知所本矣劉知幾稱史有三長而學識居先其有見乎此也故余嘗曰欲作史當以通經爲本吾友尹惠甫聲甚章甫間登第未幾用薦選官太史屬有赤山之行蓋承朝命閱史藏也夫以惠甫慕古之有素而其職則又紀述也今將涉千里之山川而紬金匱石室之書其於考遺事徵舊迹也固已無讓乎古人誠以載筆之暇研精六經之蘊奧探道德之源流而究極於會通則其於別

是非定褒貶譬猶規矩準繩之於方圓平直也夫然則馬氏所謂子長畏子者吾恐不在山川已也今世恨無逼經如董生者爲之講授若論說可否則愚雖不敏請從而後惠甫勉之

送李子深眞源遊東南山水序

以道觀物者道與物會以形觀物者物以形遷夫耳目之於聲色性也瞭然含明而凡天下有色之物目必趨之窪然竅聽而凡天下有聲之物耳必隨之不期而來不行而自至彼烏知鄭雅邪正之爲辨苟無道以攝之則亦脫焉從之而莫之擇耳是故有道者

之於聲色雖身周華采之飾日聽竽瑟之音其德不離身不失天下之令名苟不知道而徇耳目之好焉則雖在江山風月適足以害道而無益於人周公之制禮也靑黃黼黻以文其服珠璣金玉以飾其車天下不貶以奢孔子在齊聞樂三月不知肉味而天下不譏以蕩此無他道與物會也宋徽宗愛艮嶽無厭以亡其國李太白弄采石水月至殞其身此無他徇耳目之好而物以形遷也余少也愛山水嘗入金剛旬有五日乃返其日與爲接者不過偃蹇之林淸泠之泉耳非有嗜好情欲之感吾中者然耳目之放旣

久與心化而不自知丹葉之斑然風湍之琤然皆足
以滑吾和而亂吾眞雖綉繪之麗縟絲竹之喧繁不
是過也心惛然如醉人之不醒余忽自笑曰本愛山
水將以自養也愛之之甚反以自喪豈余失其道歟
夜宿正陽寺觀佛氏書以一切聲色並歸之六塵初
無分於鄭雅邪正余然後乃知其立言之非苟也又
之又讀孟子書有曰耳目之官不思蔽於物則引之
而已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先立其大者小者不能
奪也余然後知聖賢之言愈益精密不待他求而恨
余之不通斯術失之於旣往也噫人皆有是形形各

有所感而物之交進於前者其端無窮自江山而爲徇其失者已多又况於華采之飾竽瑟之音乎又况於悅目之色感耳之聲足以移人者又不勝其多也耶於此而不知道焉則幾何而不至於奢與蕩耶今子深千里而遠遊將徧觀東南名山水旣與余同所愛其或有與余同病者歟故以身所經涉者告之因有以道觀物之說夫道惡乎在一瞬而若存傾耳而忽亡子深求諸是則幾矣

贈李觀察德成序 丙子○當在上

古之命量者自受之多今之命量者受人之多量之

爲言以器受物也而大小之差相懸有龠合焉有升斗焉有鍾釜焉有河海焉器之大小而物以之多寡惟人之於志也亦然其高下之等視乎器有志富厚者有志榮名者有志功實者有志道德者志之高下而業以之鉅細夫龠合不能受升斗之粟鍾釜不能受河海之水者器有所局也爲富厚者得千金而足畀之以榮名之位則亂爲功實者智當事售而足任之以行道施德之職則廢志有所畫也故曰志高者量必大何也不可滿也斯不亦自受之多者乎今以受人爲量乎則其蔽或至於苟同以爲和多可以爲

遜非吾所以命量者也雖然受人之術亦以自受爲
先傳曰不自滿者天下歸之其所以不滿者顧不在
於其志之高乎由此言之惟能自受者乃可以受人
程子曰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此可謂知所本矣
盤谷李令公爲黃海道觀察使命余以贈言余不佞
竊以方伯連帥之職位崇而所統者衆苟無要道以
御之不易爲也李公貌謙而心弘人樂爲從游歷官
內外咸效績用其志量固當有過人者今於自受也
等以上之於受人也推以廣之交相資而致其至焉
則雖位益崇而所統者益衆恢乎其有餘力矣其於

按治一方何有且斯地也李文成之所治其正已訓士之方制産寬民之術學士大夫誦之至今此吾所謂自受之多者公能覛以爲法當驗受人之有裕也

送趙大年奉使日本序 辛卯

趙侍郎大年充上价將之日本過謂崔子曰吾行也觸冒風濤萬里入殊類悍毒之鄉可謂險矣子其無一言以送我乎崔子曰然子之行誠險矣吾語子以濟危之術綏遠之道剛與誠而已矣孟子論浩然之氣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莊周有言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夫能

養其剛大而不以死生爲意者氣充乎天地而外至之憂無足以動其中矣今子益慥慥於配道集義之功有千萬人吾往之勇而陰陽人道之患不擇所在安之若命則其視衝風駭浪之渤汨蕩潏如涔潰之在堂隍焉舟楫之徊轉傾仄如車輿輪轅之軒輊上下於通莊之衢曼衍之阪焉長鯨巨鼇黿鼉蛟鰐之呑吐怒横而出沒如小虫魚蝌蚪之翾飛跳擲於沼塘之間焉日行乎利害禍福之塗耳目之爲接皆可驚可愕可駭可怖有足以隕膽喪魄而其中恬然若無事者無他心定故也夫涉危而念安則懼由小而

視大則亂苟無以自存雖登步仞之丘瞰尋丈之淵鮮不目眩而心悸易其常度者矣況於浮巨海之不測歷時月乃至者其可以無所操而行之乎惟剛者能與道相守而不撓於物忘小大之分捨安危之境無往而不自得矣至於交隣國之道有大焉夫國家所以置百年之讐通使問而講隣好豈不曰吾旣力不能誅之則惟有來之以德云爾耶然竊嘗聞於廟朝之謨畫士夫之言論鄙斥其人殆若蛇蝎狐鼠然必命之曰狡倭也曰醜種也奉使而至其國則或以文詞武勇相高或以詷得陰事爲能類不爲以德服

人之圖夫如是而可幾其欽悅而從化耶今子貟儁望膺妙簡執書幣而奉辭命亦將以備物致禮宣揚國家之德意也彼亦人耳有君臣焉有父子焉其性術之稟欲惡之情其必有與我同者故曰有教無類曰蠻貊之邦可行也誠以齊魯待之則彼亦齊魯於我矣以親戚視之則彼亦親戚於我矣顧在所感之如何耳今以蛇蝎狐鼠畜之而責其齊魯親戚於我不已左乎故治文章騁筆翰以震耀其觀聽非吾所謂臧也領健兒勇夫較劒槊馳射之伎以誇示我武力非吾所謂臧也廣設方略深探其幽隱善覘其動

靜亦非所謂藏也惟先之以忠導之以義廓之以無不容之度懷之以不忍欺之仁使彼三島之大夫六十州之人民引頸西嚮慕望我　聖朝如寒者之就日熱者之遡風然後乃可以盡使价之責而慊於明主之委寄耳此所謂誠則能動者也在易之卦坎之德爲險仲尼繫之以辭曰習坎有孚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信即誠之發也夫剛以濟危誠以綏遠處坎險之方外是何求焉古今稱善使蠻夷者在中夏惟陸賈在我東惟鄭文忠子知二公之所以善者乎皆有經術學識爲之本陸賈之前說

詩書著爲新語槩有聞乎先王之道鄭文忠之躬仁義服禮教爲正學倡覗古爲盛是必於有孚剛中之說講之素而行之熟矣行矣大年本之以經術以所謂剛與誠者求所以處坎險則何憂乎風濤何患乎悍毒去古人也何遠之有大年勉之

送李國彥赴江都留守序 乙未

國家置江都南漢蓋將爲　廟社緩急之備也國人恃以爲歸且百年矣今者大城北漢旣壯其樓櫓增其隍埤而又廣儲糧械招游手以居之凡所以修營繕完竭國力而無惜亦謂　廟社緩急之備又勝於

江都南漢爾然訾謷之言四興疏奏迭進主事之臣勞於辨詋而莫能防遏若是者何哉當事者偏守一切之見而不深惟本末焉耳今之訾者曰水泉之不足於旅飮也土瘠多石而人不可耕居也地峻且仄而不便登堞也城處高寒而埤卒告病也都城相爲表裏而形勢不兼守也是皆然矣夫人而能見也此猶其粗者又有大焉夫謀國者先觀其俗制事者先論其時我東之俗多疑善動易驚以擾設有外難而侵軼不越乎疆場則固無事於北漢其或不幸而有門庭之寇則人爭蹺足望風而走深入遠避之不暇

其誰肯自匿於房櫳窔奧之中迫近兵鋒而不去也哉雖日誅十人而求其入守不可得此奚獨士庶爾也卿相之族亦然斯則俗之不可也夫以今日朝廷之攜民志之偷也設堅城於國都之脊而充之以甲兵財粟無人以釐之則廢且亂有人以專之則疑其偪其不至於召菑階禍也幾希斯則時之不可也其粗者既如彼而其大者又如是則北漢之利病得失居可見矣曰然則有急吾奚避而可曰水則有江都陸則有南漢耳經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史稱陛下不如高帝臣等不如良平彼江都南漢者 祖宗列聖

之所荒度也良臣碩輔之所經治也今朝廷之視兩鎭殆猶餘食贅肉而專意致力於不可守無用之地其亦惑矣李令公國彥爲南陽二期有異政褒以增秩歲乙未擢授江都留守將行語余曰吾以非才而冐重鎭懼無以稱塞子將何以敎之曰北漢之利病得失如彼之較然則不幾何吾見其捨棄頹敝而不復顧終爲虛器已矣然則江都南漢之重固不以北漢之築而有所輕重也受任者其何敢不勉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閔衰憂亂之詞也我國家去丙丁之難于

今八十年矣當泰極之時履復隍之會廪廪有危亂不可言之虞而　廟社緩急之備亦惟兩鎭是恃則受任者其何敢或忽昔董安于之治晉陽也旣完城郭充府庫矣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公宮之室皆鍊銅爲柱質及襄子有智氏之難患無矢發蒿荻以矢之則箘簵之勁不過也患無銅鎔柱以爲兵械銅不可勝用矣史氏記之學士誦之其慮患之深綜事之密有如是者予取以爲法焉可矣若嫗拊兵民大得其歡心使愛我若父母芬我若椒蘭如荀卿子所稱者固保障之本而予以南陽之

洽洽之沛然有裕余不瀆告焉

送洪士能奉使日本序 己亥

洪令公士能承朝命航海適日本求余一言余復之曰舟行甚危也海道至險也以甚危涉至險吾何處而無自失也曰定乎内而已矣何謂定乎内遺形而存道則能定矣夫庸人者耳目之所遇而其中震焉是將失聲於沼沚之濫溢變色於虫豸之蝡動今使之浮諸無底之谷犯乎不測之淵淪敗墊溺之虞常在尋常咫尺之間則彼見夫濤瀧之蕩潏蛟魚黿鼉之呑吐出沒其不至於隳肝膽而喪魂魄也幾希此

無他惟不能遺形而存道也夫惟定者之於外物無安危無險易是其臨巨壑如唐坳焉履洪流如平陸焉雖死生迫於呼吸存乎我者未始有變如之何其自失也呂梁丈人之行歌塘下謝太傅之泛湖程叔子之濟涪皆是道也莊生有言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子思子曰君子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無入而不自得焉至吾夫子贊易之習坎則曰維心亨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皆是說也夫苟能定則又何事焉曰未也又必審乎外矣何謂審乎外擇所與而毋貳則能審矣以吾不習於蹈水也

求楫師而與之偕今有二人焉一人良楫師也其言常是而一人者輒與之爲異異吾則捨其異而與其良者耳矣苟不欲失其意而姑兩與之則良者怠於見貳異者亦不見德彼將交望於我而我不給其求是求欲兩與而適足兩失終亦不利攸往矣惟能不撓不疑惟良者之爲聽然後東西左右能不迷於所嚮易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此之謂也夫定乎内仁也審乎外智也旣仁且智何往而不濟雖然舟楫風濤之險一時之海也士大夫固有平生之海焉古人謂名路爲

宦海蓋終身行乎利害之塗而出入乎禍福之門則有似也君子之處此亦豈有二道哉愛憎以推挽焉非譽以誘怵焉甚或設坑坎而擠之予奪離合情變百端而不能動吾毫髮惟義之求惟正之居介乎其不易所守則斯非所謂遺形而存道者歟視僚友之賢者深其交際而自輔焉凡於處已謀事講去其非而服行其善毋奪於浮辭曲說則斯非所謂擇所與而毋貳者歟苟能是道則雖以之涉衰世之末流亦沛乎其有餘地矣士能恬簡雅重鬱於朝望廩廩乎嚮用矣於是行也得吾說而存之不惟涉險而不自

失雖進而居卿相之位不處不踰在艱必濟坦然行之而無礙也子其勉之若敏以善使職信以孚遠人士能固優爲也余不暇一二言之

送李季通明彦奉使日本序

韓山李季通充通信使從事將適日本客語余曰夫以李君之材望宜取先進用位於廟朝而通籍且十年迹困於郎署凡僚今又備下价之絕國犯溟海之險而從歲月之役吾誠爲之閔然余應之曰然斯固友朋之情也雖然傳不云乎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若季通者非無位之患患在行其位如何耳今以季通

之行喩之其待風而未發也收纜下碇淹泊滯留於港汊之間或逾旬時閱晦朔而不敢動一朝而遇順風揚帆直進凌洪波擻巨浪一瞬息數百千里而不止蓋時有利不利耳雖然夫海畏途也雖遇順風不可以少忽維楫之固也繻袽之備也濤瀧之勢必審焉蛟魚之患必察焉又必剛以守巳和以得衆明以擇便否公以處同異然後不疑於所行克濟于大險其在易象需之初九則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同人之彖則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時義各殊也然則今子之爲行者慮非其淹泊港汊之足歎

乃遇風揚帆之可戒也且夫屈伸互爲根也翕闢同
一門也大屈者必大伸甚翕者必甚闢天之道也故
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曰將欲張之必固翕之夫以
季通之篤於忠義優於器能而徊翔蹇連轗乎其未
展天所以老其才而爲大伸甚闢之本也使無屈伸
翕闢之理則已如有之謂季通久於凡僚非知言者
也吾恐其爵祿之來逼位於廟朝非遠也彼其困於
郎署役於溟海特其一時之淹泊而藏器待時亦豈
無遇風揚帆之日也噫凡今世道之險艱國勢之危
殆顧奚别於千仞之壑及溺之舟也哉君子之得位

將以行道也有其位而道不行耻也季通之位吾能期之而其所以行之吾將俟以觀焉必也固維楫而備襦袽審勢而察患本之以剛明而濟之以公和庶幾乎同人之利涉矣其又可以忽諸今子不此之憂而遽戚戚於官序之崇庳職事之勞逸非所以爲季通言也旣而次其語以塞贈言之請

贈李伯卲謫居序

昔宋劉安世忤安石之黨投竄遠惡州懼以瘴癘死念無以自全於是擧意絕慾居蠻夷積有年所卒以無恙學士至今稱之吾友李伯卲訟其師尹明齋先

生之寃力辨中球誣陷球黨惡之奏流湖南之古今島島卽南徼絕海毒氛恒霧之所蒸長蛇螯虫之所穴聚伯卲素善病年且向衰無弟姪兒息以自隨攜小室獨身赴謫朋友咸以爲憂居久之伯卲以書來求余一言以自廣夫人之所以爲生必也擇水土審風氣而居之宮宇以安其體飲食以養其腸胃藥物以補其精神又必節宣其輿居調護其脉息然後疾苛不作而性命遂長今伯卲因居之地土溽而水腥天陰多雨而昏屯沸熱又其室廬編篁覆茅卑隘而湫溼殊異乎高明之居也魚蠔蠃蛤之爲餐固不北

膏牲珍雋之旨於口也良醫善藥又無以自致也然則伯邵之爲生厥惟艱哉甚矣情慾之害人也古人至譬之狼虎斧斤非過言也是唯居安奉養甚備者一有損傷經歲年不能復況今水土風氣無以備其外宮宇飲食藥物無以養其內而又不能節情制慾自賊其眞氣則疾苛如何而不作性命安得以遂長嗚呼不其危哉嚚之絕慾蓋有見乎此夫旣固守靈根無所耗亂則精英內充神魄日壯處禍辱而不懾當老衰而益健此章惇之所不能殺運判之所不能脅以驚也年登大耆彊力如少壯未嘗有一日之

疾亦其素養之驗也今雖不能一切捨斷如器之之
爲小心不解兢兢自持罔或一日放忽要以疾苛不
作性命遂長爲心則其於涉坎剛中之義斯得之矣
傳曰德慧術智恒存乎疢疾又曰其操心也危慮患
也深故達皆是之謂也然此特就一身言之耳抑有
大焉屈原之見放悲憂忼慨發憤於邪俗至欲制鍊
形魄長生久視以睹夫無窮之世變遂作遠遊之賦
朱文公稱述其詞而屢歎之韓愈之貶潮州上表乞
憐盛稱天子功德張之以封祀程叔子乃以爲此見
退之忠厚處蓋曰恐其君有殺直臣之名爾夫以屈

子之淫於傀怪荒忽韓公之夸詞導諛其君君子猶有取焉殆必有以也古之志士忠臣之逢患離愍也必先以一身死生爲意者豈爲是區區性命之恤哉抑其憂世之切愛君之深無所不用其心焉耳伯邵其深思遠覽而屢省焉

記

北征記 寄病妹 ○庚辰

北行異觀自淮陽始牟坂在新安驛東北官路轉入阜衍上可五里忽山斷兩邊壁立相對中帶一道深江名連松浦石色黑而澤無林木草花路皆曲折緣

山壁垂下巉峭甚水亦色沉黯下坂殊陰陷令人不喜過安心寺洞壑至銀溪驛前左右清流翠壁映帶行路萬林爛如丹綺濃者疊紫淡者染絳其平野則靑蒼空遠日照霜晒往往遠岸疎林村居隱約於溪橋之外望之如綃障中點綴令人悠然有苕霅間想官行有程期徒從相隨莫能放意逍遙嵇叔夜云吏卒守之廢弋釣行吟者實先獲也未到淮陽數里路栢林中千章喬幹森直如矢蔽日停雲上不見天林盡見邑居長川環帶三面里落多近水秋沙一望如雪舟涉北川緣銀溪而上到鐵嶺嶺上白雲數片圍

園不去懷狄公之悲詠沙翁之歌回望京國我心西悲以蜀輿下嶺嶺路盤回百折磊石碌碌相擊崎崟特甚一宿高山舘天明向釋王寺寺即 太祖所建云蓋神僧無學釋 太祖夢中王字也歷斷俗橋登岸閣寂照門及龍飛樓與福樓映月樓入法堂觀古蹟二冊及 太祖御筆一道皆用漆函藏之宿泯迹堂夜讀圓覺經盡秩清曉睡覺聞松籟川聲相雜與水碓交應使人心骨雙清俄而佛磬鏗然曉鐘繼之杜甫所謂令人發深省誠妙語也其日抵鶴城歷登飄飄然亭前臨大川絕岸環聳廣野圓闊大類坡山

之花石少憩駕鶴樓爲訪鶴浦宿花登驛時日將入海色空碧煙濤淼渺微虹隱映雲水間景色不可畫也明朝往觀沙峰海岸十許里白沙如鋪練朝日照之光奪目精四望皓然恍如身在玉壺中沙勢或高或平皆成水紋斑然可翫歸路傍大海向晩北風轉急白波連空濤聲隱隱如訇雷震地少坐巖石最高上向風開襟擧目杳然生愁朗詠李白梁園吟廬山謠神意超忽眞有飄飄凌雲意越二日歷謁本宮及濬源殿肅瞻 御容又覽 太祖誕聖基基有古井傳是 桓祖所飮云到草原館登望雲亭卽朴公士

安所鄕吏卒猶能道遺事遍觀壁上題板士安三父子及南相公趙副學朴尚書諸公而家親詩亦在焉三朴皆成千古獨西溪翁存世而亦已耄矣悼才傷往何能已已到咸興涉城川江觀修萬歲橋千夫萬柱亦一巨觀登樂民樓樓在西城女墻外穴城作路處地忒高眼界忒開豁野色莽然連海口前瞰城川如廣練横鋪橋影隱隱如虹極目雲煙渺無畔岸人言可與練光亭甲乙而敞塏過之緣城堞西上至北山樓三清閣皆城之譙樓其勝可居樂民之半樂民之南城上舊有萬甲亭即外王父碧梧公按節日聚

民同庚者成之故名城之北譙舊有鎭北樓亦碧梧
公築府城時所名而今廢可恨碣文中云鎭北之樓
萬甲之亭我圍孔固城障崢嶸者卽此也本宮卽
太祖晩節所御在府東十里馳往肅拜觀　太祖故
物弓笠矢房及手植松笠已敝壞弓箭尙無恙松卽
御手所栽植　御號松軒蓋取此云始有五株今存
其二大皆連抱枝柯盤屈回錯交挐龍蹤宛有龍攄
虎攫之勢植物之偉觀畜眼所未有也知樂亭南領
相按道日所構在城內中央最高地敞豁又過樂民
東南二方千里無障闊海色明滅於雲天之際遠則

大野平圓如盤長川環抱如帶近則粉雉紅樓交映如畫樹林煙火稠雜如雲亭觀之勝計無及此者留咸興五日逾咸關嶺路惡伯仲於鐵嶺歷坐穿島在洪原縣前海上岸底天然穴爲空嵌谽谺通豁可容舟出入故名時天陰以風海氣雲容冥濛晴淡黄芝川碧落霏微雨驟來之句實眼中景也到北靑宿七思軒卽婦翁陽谷通判時所刱又謁老德書院白沙翁爲主位陽谷亦新享俯仰疇昔令人悲慨少坐侍中臺高麗尹文肅瓘所名云石壁揷水千尋前臨萬里滄瀛松風海濤儳瑟於襟袖之間亦覺片餉醒爽

利城縣前邊海有松田萬靑森立蒼翠滿眼路入松林中央可十里遠路上細沙雪白松葉亂落被沙斑布如紋綉可愛磨雲嶺在利城北端川南危峻首諸嶺登嶺見四山盤鬱環擁而皆巨谷大峰銀玉之貢實是自出近嶺百里無掌大平野路皆緣山顚厓壁旁臨萬仞絕壑一步蹉脫卽身無處所雖肩輿感足如循也猶覺神懾磨天嶺卽端川北其東則城津嶺比豆乙(磨雲別名)危仄不甚而巖崿過之比鳥嶺竹嶺可魯衛也到其顚東北臨大海如坳池焉城津地勢爲北路衝而境淸爽甚南控磨天未一息東南岸大海

山麓一枝突入海中如熨斗柄起伏折旋或如鶻厲或如馬飲斷壁四圍削立宛成周遭形因其地而城之兩城各百餘雉俱不滿三里而四設譙樓間列斬鯨臺望海亭鎮北樓洗劒亭兹地刱築始自崔瓘東溟詩崔公籌略見經營者此也內城北岸絕高者名望德北人謂山上高平曰德云植之喬松千數松盡岸斷海波即焉極目雲濤渺然有褰裳濡足意夕坐朝日軒山照滅盡圓月初動金波萬里光影蕩漾屛障間鼓角齊鳴雲霞褰敞長風鼓浪響震城壁朗詠鄭君平城津詩及謝莊月賦此時此景恨不與洛中

韻友同之也七寶山在明川東自門巖入金藏寺歷歡喜嶺過開心廢寺用肩輿到下馬臺與同遊諸子杖策穿麻鞋攀危石歷懸崖登海望臺倚杖西望千峰離列或高或下奇形詭狀不可殫述正西壁立層削者曰萬獅峰其內綿聯羅立者曰千佛峰其下森列十餘尖宛有頭髻軀像或駢或對若相顧語者曰羅漢峰稍左有數角如覆鍾而懸者曰鍾閣峰其東稍遠而爲雨傘峰張傘之形髻高簷廣悉稱適南而爲寺巖望之儼然一座精藍甍橑階壁如削成人工架鑿不過也又南有船巖側置巨艦中隆而尾殺尾

著三頭梢工酷肖拏舟狀名爲船主峰稍左爲冊巖方斷而高痕縫歷錄然狀作卷書勻整其餘葦峰香爐峰卓子峰虎像臺硯滴峰錯出競奇咸象其名所恨石色多蒼黝不及金剛之明秀然而形貌雕鎪之巧反或勝之鬼門關在明川抵鏡城之路狀大類牟坂而開豎倍之水深可衣涉蓋以石醜黑地深陷而爲衝於塞門故名世言京華人北遊者到鬼門關多悄愴悲懷或有出涕者以余離親去國之心無甚慽嗟意若非曠達胸懷無亦金剛肺腸耶鏡城雄府也節度使實鎭于此戈甲之騰凌樓觀之宏敞冠旁近

諸州服戎袍冠插羽手鞭腰弓劒出入談笑於幕府之間又自磨天以北邑各以軍容迎之旗纛前引火砲警行止儼是大將儀貌矒然一病骨生出丈夫氣意從前千斛儒酸洗得欲盡新到又遇大閱兵戎行之觀莫尚焉有長律紀之六鎭之觀富寧之兄弟巖大小兩石駢肩矗立臨大路世傳過此者率再三過令人不喜聞會寧之五國城於路上望見山上有睥睨之遺土人言此蓋金人故地宋徽欽宗被拘即此其東幾里又有古墓二名皇帝冢云茂山嶺會寧南境其高不半於磨雲其險下磨天遠甚然過此嶺覺

風氣殊絶以南其南路生塵水揚波而其北雪深氷
至天所以限朔荒也自會寧而東直慶興至海皆並
豆滿江水北皆胡地終日行江岸上見胡山千疊錯
莫陰岑亂磧荒林終古蕭索舉目莽然欲愁也過穩
城其郭東申將軍砬破胡兵地土人猶稱爲戰場其
南則奇服齋遵所謫居也其詩云謫裏山河昔夢同
者即此想武烈之壯邦感忠賢之罹禍慨念陳往能
不悽然訓戎慶源之間隣胡最近北岸有大路胡人
所來往厚春種落去江可一息天晴或見煙火云茂
山之朴下川撫夷堡之八池慶興之赤池身未到未

之見可恨其餘鏡城之立石卧石黃栢坡之立巖慶源之龍堂鍾城之涪溪率平平無可稱鏡之漁郞社聞有荷塘楓岸之勝觀魚狎鷗之樂玩賞爲北路第一而姑未暇一往北路地邊胡且 英廟朝來處藩胡於六鎭今尚有遺址廢壘而平淸正凶鋒亦嘗及此故所過山川多戰場如吉州之雙浦及白塔鍾城之潼關及烏渴巖穩城之東郊其最著者每念金宗瑞拓地之功鄭文孚倡義之蹟欽讃國朝才畯之盛俯仰時艱實有難作之歎若鬪鬩侵掠之迹往往而有不可數歷覽興慨撫古悲吟誦陶翰之詩諷李華

之文不覺神動而氣激也其俗朴鄙好武善喪而少苛禮其人多長大驍健習弓馬喜馳獵蓋北方之强然也國家既尚文風流所漸稍稍向儒雅而閔相公亭相公繼按節來益風誘以文今其人往往治禮學攻文辭然尚不如武力之性能北上日邑各試儒武材其射藝妙者十居六七而詩賦可入選者二三

昔鮑明遠遊東南山水有寄妹書令妹寢病時久想思我爲勞聊述途中所見如右以開之

新設茂山府館宇刱建記

茂山之設始自南相國九萬而館宇則洪節度夏明

所建也南公之觀察咸鏡道上奏若曰富寧府北境
有地數百里空棄土深厚可居且邊胡宜置州鎭臣
與節度使臣尹天賚相其地形過車踰嶺而北歷老
土部落故地瀕豆滿江有末于施培末于者胡酋之
名胡人謂城施培云其地四平如棊盤北枕大江南
帶長川沿江而東抵會寧界其間開野數十里者往
往而有皆昔日藩胡聚居地至今有城基古迹土壤
膏腴可耕食數十年來隣方民卒往來雜居里落幾
於相望雖欲禁無入勢已不可今因其人之願而遂
邑之於厚邊民甚利臣按故節度使李鎰所編制勝

方略藩胡之在江内也會寧以南每被侵擾者皆老土部落所爲蓋其地處於會寧富寧鏡城之交循長白山而南道路散出於明川吉州端川之間地勢爲諸邑之衝出入左右乘機易動自會寧南至端川鎭堡數十山列而棊置者皆所以備此賊也今胡人徙去既久而其地之關扼如彼亟設官防守於固邊圉甚要老土之强梁實爲國家百年之患其竊居也雖力不能敺去今既徙去六十年猶以胡人故地棄不敢居恭若待還者然天下寧有是哉此既邊地要害藩胡剽掠自古爲患則及今空虛時因占爲城邑於

朝廷制事之機甚便臣請卽其地設邑置吏因圖畫山川地形上之實 顯宗十四年癸丑也 上下其議廟堂持甲乙事久不決今 上十年甲子南公由大司馬進位議政申前說益堅而咸鏡道觀察使李公世華又奏請 上納之遂置茂山府于三峯坪命割富寧之北會寧之西以屬之軍民吏隷隣邑各分與之朝廷以邊鎭而新設也擇吏甚乃以洪公爲茂山府使公至則引朝令廣募旁邑民躬行山林辟草萊教耕墾相田室之宜以業來就者遠近聞風而襁至邑有新落野有新菑於是大興作治屋舍寫東谷

之材輸北巖之石歲末周大厦告成爲堂凡八區而厨廡不與焉葺以塼甓文以朱綠階庭垣闉弘正有位邑人始樂有州府之觀而東西者莫不改目焉余於少時則聞南相公餘論已信茂山之必可設而獨未詳營立官府之屬何人也庚辰爲北評事赴鏡城兵營節度使郎洪公也地隣茂山茂人猶能道公事其相役也夙暮勤劬以星而出入其伐木運石或爲之先倡爲工徒之勸故人皆樂趨而力事云旣而節度公間語曰勞則不忘舊則有戀人之情也吾於茂山不敢有餘力矣適建節來是又治所行視邑郛信

處館舍吾能獨無意乎願子爲我粗記之得藉爲邑人光余曰謹諾昔李德裕鎮西川諳涉山川城邑葺置堡障太史氏美之柳仲郢三爲大鎮館傳必增飾朱文公釆之小學之書茲兩者非必政之本而業之大也君子有述焉何哉事之有補於人而爲勸於世者雖小不沒也使有國者無王公設險之義則已如否者茂山不可不置也使爲邑者無觀政聽治之所而可則已如否者館宇不可不創也以茂山形便而卒不置邑則是無六鎮也雖置邑亦無館宇爾則不成爲茂山矣夫然則此固有識者所宜書也況有公

命詩云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南相國有焉傳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節度公有焉請以是遺其人俾知典郡之有自因勸世之爲方連州邑者

如傷軒記 辛巳

余嘗觀獵於澤中有鹿起于前獵人欲發還止異而問焉獵人對曰鹿病傷不忍其因傷而取之余曰嗚呼善哉獵夫而能是耶此所謂人皆有惻隱之心者耶曰噫吾觀於學士大夫之爲政者多矣君奚獨獵人之爲少天下之民嘗病矣徭賦之爲橫水旱飢饉之爲災其生固已日蹙是惟流亡凍餓而不自給今

之牧民者或能刲方瘠之肉椎半枯之骨利其征入
而自肥焉者相比也夫吏民之等非生而有者特因
上下之理定尊卑之分耳其始也受氣於天地稟命
於陰陽則同其性情體膚之所喜惡悅生而禍死安
逸樂而厭罷極民與我豈有不同者耶是將羣游而
朋樂相愛相安之有加寧可以居監臨之位制生殺
之命作威於非道剋生於濟私忘其始而害其同哉
彼之不訾而奚獨少我爲余曰然有是也夫以獵人
武夫不恐於禽獸而學士大夫顧乃恐於吾民此何
心哉其獨無所謂惻隱者耶抑有物蔽之耶吾於觀

獵得君子爲政之道彊仁之方矣吾安得牧守之良者與之語此耶朴侯俊蕃爲高原二期嗇於已惠於民境内既和則又恪於典修舊無郡衙即相土而營功躬指畫而勸工徒不幾月告成命其軒曰如傷蓋取諸視民如傷也侯嘗歷試縣邑咸著績用見愛於甿庶蒙獎於大朝而其治益勤不懈既能新其廢闕又以此名其居豈其能存惻隱而無所蔽耶其與獵人所刺者異矣康誥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古之人豈强爲恩慈閔覆之言取愛於天下也誠以爲不如是無以見天地生物之

心而不慊於司牧之職耳然惟能盡如傷之道者乃
可以若保赤子而爲民父母也然則字民者舍是何
求焉且所謂如傷者謂其無所傷而視之猶傷云爾
其於已傷者不欲重困則已明矣程伯子之爲邑亦
嘗以此題壁者蓋爲是也夫慕其名者將效其實存
是心者將有是事或者苟名而非實徒心而弗事則
鮮不至於失所慕而亡所存矣今侯旣有所慕而自
命則必能因所存而善推若夫設教厚生之詳又取
古人成說而化裁之發之以有序行之以無怠則吾
見一封之惸獨癃疾家謠而里舞誦賢侯之德不惰

嗣守斯邑者又將居斯室顧斯名思以踵前人嘉政毋負名軒之意是則此方民庶受賜於無窮而君子廣仁之術孰大於是余故樂道而詳說之俟其毋替圖功勉卒仁聲吾將歸訖夫澤中之獵者

三陟龜川李公世弼畫像記己亥

陟之爲州地瀕海限以大嶺去王都逴遠其人樸魯而少文不事經典之業不習禮義之教令　上甲申龜川李先生出莅是州旣平徭薄征以寬其民則以興學校振文教爲先務築書室於州北龍山之趾居其子弟之誦讀者手定學規數十事日親講授而勗

率之至期歲益勤無倦於是一方嚮風人樂以勸四
隣稱爲絃誦之鄉先生既歸有年學子懷慕不怠爲
建數楹於書室之北圖所以奉先生像以永其瞻式
而先生不可竊窺而貌之見者皆病其未似諸生贏
糧越險往返勤苦歲丁酉謀於畫師秦再奚而改貌
之屬余記之夫三代之教人備矣侯王邦國既有泮
水辟雍而下至鄉黨鄰遂之閒雖比戶之閭十室之
聚莫不有居業之地名其宮爲庠塾斯有其所矣春
秋而禮樂冬夏而詩書朝暮焉養之以舞蹈游之以
投射斯有其業矣閭胥族師黨正之屬書其德義而

鄉大夫致仕之老羣其人而誨之斯有其師資矣其爲法若是之備也降及後世其法蕩然無存教人之責特畀之一封之長吏耳然世之爲吏者其不善者固無論其善者方且察簿書奉期會以爲辦治獄訟課農桑以爲勤顧奚暇於教人爲哉若先生之建宇而羣肄之立科而躬詔之期之善其俗而淑其人斯誠近世所希聞而陟人之殊幸也宜乎學子之滋久而滋不忘設屋懸像以寄無窮之思也雖然慕其人不如崇其道敬其貌不如述其志也先生之設教蓋曰立於禮也敏於學也篤於人倫而學其爲父子焉

學其爲君臣焉耳雖三代庠塾之教亦不越乎茲數者而已先生旣專門治禮究叙秩之原達經曲之變孔鄭箋疏之繁密絲理而髮剔之一世談禮者視之爲瞽宗焉坐一室左右經籍旣耋老書卷不去手味之如芻豢及其末年一疏又能深明父子之義而自盡夫君臣之道則凡其導告諸生所以博喻而罕譬者不徒賸之口說而出於躬行心得之餘居可見矣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稱詩之好仁如此嚮道而行忘身之老也程子曰學者於先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今諸生旣得以熏

德奉訓煦休光而遡餘風矣必也居則服禮而强學入則致父子之仁出則講君臣之義循是以自厲相觀相摩俛焉日有孶孶以勿墜先生牖廸之言乃所謂崇其道述其志者也苟不力此而徒以事圖像爲恭修香火爲恪而止焉則非先生善俗淑人之意也諸生盍亦知所勉哉是爲記

一瓢亭記

孔子稱回也之賢曰一簞食一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及其自道之辭則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夫水之爲物其性冷冽其味淡泊無足以充腸悅口夫焉有可樂而夫子之爲言如此毋亦近於不情乎亦曰不樂此而憂之則將以苟不義之富貴知其不可求而從吾所好焉耳故其飮而味之也同味而樂之也同兩家心脾之所甘口舌之所嗜觀若畫一無毫髮殊由是論之顏氏子操瓢之汲卽孔氏所飮之水而一源而同流者也先君子晩節困於讒毁身不安於朝廷而郊垌無棲息之所莫適厥居得一壑於楊州松山捐價而貨之營築小屋數歲中再來止焉其山西迤而北折其冢曰芙蓉之峰注下數

百武岡阜斗斷而左右翼拱吾園處其中焉山下多泉眼所在蠭涌於坡公所謂玆山實空中乳水滿其腹可無讓也屋東有大泉其源遠出而地行其發在階庭之石罅直前軒之東南隅其性清而和其味甘而冽盛夏之月勺挹而飲之其寒氷齒方冬日初出煖氣蒸如雲霧入口便若溫湯其流不竭雖焦土之旱滔滔也蓋泉美備具無一而不可人意昔李文饒品惠山泉爲第一不知惠山與此何如也先君子欲以是名亭而未有所定會閱故紙得 宣廟御筆古詩一絕曰自知寡與眞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遂以

一瓢名之揭之御筆于壁上又敬次其韻而叙之嗚呼孔顔之道巍若登天然達者之訓人每令尋仲尼顔淵所樂何事而後之人尠有能幾及者吾何敢蔑實而冐名也然自甘乎飯疏簞食安其性分而毋慕乎不義之富貴凡庸亦可勉焉所謂睎之則是者然也且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孔顔之道雖不敢妄論詩人之所樂竊庶幾自保白樂天之記廬山以言自矢曰清泉白石實聞斯言吾於此亦云謹爲記

昆侖集卷之六

昆侖集卷之七目錄

疏劄

具茨集

昆侖集卷之七

疏劄

論　東宮典學疏 丁丑○說書時

伏以臣謬忝宮僚之選出入禁省之中已有日矣官雖卑其責則輔導東宮也其事則侍講冑筵也豈不亦重任乎哉而臣材具薄劣識解凡陋其於時敏之工了無尺寸之補徒能日逐周行之末月縻太倉之粟有時回思慚懼欲汗然其欵欵之愚日夜思竭不肖之材力庶效其萬一苟可以裨益不敢以踈末自阻僭瀆自嫌輒此陳聞仰備財鑑伏惟　王世子春

秋方富涉學日淺講習之工時日爲急而直緣頓稟之規未免講筵之多闕臣愚竊以爲過矣夫頓稟之規其類不一國忌齋戒則頓稟日月薄食則頓稟國有祀享則頓稟朝有喪刑則頓稟　大朝有舉動則頓稟　各殿有誕日則頓稟其餘種種條例又不勝其繁然應頓之數逐一計除一歲之間空日幾何夫是之故書筵停廢動經旬朔甚至一月所講僅踰數紙此惟句讀之淺淺者猶懼不能通貫尚何望文理之夙詰智識之日廣乎凡其應頓雜例固多無謂至於以齋戒停講尤不知其何說也臣不敢知今之坐

齋一如先古之禮服明衣而居淨室屛耳目之私而絕應接之煩乎此或不能則與其嬉遊悠忽無所檢攝而徒廢日進之業孰若整禮容引官僚接紳笏之儀討經史之旨而不失爲齋敬之本義也哉或曰齋戒之日禮不御盛服而書筵非盛服則不可曰然書筵之不可則獨無召對乎召對之禮豈必盛服爲哉要亦講讀之不輟耳顧奚以服色儀節之爲問且夫講讀書史不足爲求道進學之本而講讀書史亦不能貫徹則若所謂求道進學之功何日而可了何時而可成乎是故古昔聖人之所自勉者必曰當惜寸

陰必曰日日新又日新必曰學如不及惟恐失之夫以禹湯孔子之旣聖且智而其求之之急至於如此則况以非上智之資懷苟且之心間斷作輟闊步徐趨而庶幾於進益之道乎伏覩 王世子質性淵悟聰明邁絕才及就傅之年已了幾編之書掩卷倍誦句字無錯當筵發諷音節清暢此固臣等傾心欽悅動色相賀者也雖然易失者光陰無窮者事業誠宜及時閑暇惟日孜孜博究經史之指深明理義之原以待夫天下事物之來以盡夫心得躬行之實而所以致此者亦不他求要在功程之不息耳易曰君子

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言學問之道常苦過時而或有勤苦難成之患也周頌之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釋之者曰緝繼續也熙明也言能有繼續之功然後能底于光明也茲豈非學者所當刻心者乎今夫閭巷匹士之賤冀其兒孫之幼達也則必爲之嚴立程度日有課誦其或怠倦頓滯一日廢業則又必加之以訶叱之嚴毆之以榎楚之威盛氣費辭苦其肌膚而無所惜者何哉不如是則無以成其材故也此其所期望亦不過習舉子之文而爲决科之圖也然其所以課督之勤猶尚如此況如儲貳之位

即先賢所謂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
稷之重下有臣民四海之望而成就德義之具只在
乎書筵則又何可拘之以瑣節限之以彌文坐貽一
曝十寒之譏乎臣請令師傅以下諸臣亟取頃稟雜
例商略攷定除其甚不得已者外悉行刪削 殿下
亦時加勸勉如無難強疾患俾不得無端停講若在
大冬隆寒難御外閤亦於深房燠室許令開講則講
讀書史自有月計有餘之效而所謂求道進學之本
亦未必不在於此矣且臣伏覩 王世子臨筵聽講
務尚簡默穆然凝坐無所問難容觀之儼邈不可接

一遭誦讀數句文義之後相率交臂而退矣惟其如是故進講之臣連日昵侍而猶存矜畏之志曾不得伸展肢體悉意盡言緣文之義亦未能究論何暇演仁義之說而陳諷規之言乎臣聞尊卑之際常主嚴截故間阻則易親密則難是以欲成天下之務先通天下之志其在泰之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此言上下之志交通然後能成和泰之道也此固帝王致治之大本而至於儲君蒙養之道尤有加焉何者欲成允德必先親正士欲親正士必先通情志故也臣請畢陳親正士之義通情志之

說可乎人之幼少也譬如泉水之在山淸濁之性隨所投入東西之向隨所導歸耳目之所觀感而心志定焉居養之所稔習而模範形焉由是器量之大小智識之昏明罔不在童年視傚之如何耳是故古昔聖王設保傅之官或保其身體或傳之德義者皆所以習與正人居而防過於未然也三代以後保傅之法旣不可復見則其日夜之所游處非宦侍則阿姆也左右之所聞覩非側媚則猥屑也雖欲聞禮法之言孰從而問之雖欲效德義之行孰從而求之叔季之世治日常少綦隆之化卒不能復者敎太子之術

失其本故也逸詩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此言雖不材者居衆正之林則不費力而自正雖皎潔之物在汚濁之中則亦失其本性也古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此言人之善惡隨其所處日與遷化而不自知也故埋鬻之事非必惡行也孟子之母至於三遷而不憚煩者何哉立教於豫愼習於微俾不狎於鄙細之人也是故教人之術必以友仁觀善爲貴蓋爲漸漬薰染之益有非言語誠告之所及也此所謂欲成允德必先親正士者也人之處羣也同居之久則

不能不親熟親熟之深則不能不愛好其能親熟而愛好者只在情志之相通也今者引對之禮常患日疏方正之士類多難親以難親之士而接日疏之禮宜乎其漠然不相入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入侍之頻數也禮貌之簡率也夫然後情志可通而庶有親熟愛好之道矣或曰入侍之頻數則可禮貌之簡率則不幾於導以非義乎曰否人之少也不能無嬉戲笑語與其與宦侍阿姆而嬉戲笑語曷若與賢士大夫而嬉戲笑語苟其日與爲處者在此而不在彼則雖娛戲之際笑語之間其習性之善變見聞之開益豈

可同日而道哉且夫法服危坐不設惰容雖年壯而
彊學者尚患其難行今以冲眇之齡躬日夕之禮而
衣必大袍坐必長跪體疲而無所傾倚情動而無所
走作此豈可繼之道而上下之情安得以訢合乎傳
所謂禮勝則離不其然乎故曰禮貌不簡則情志不
可得以通矣情志不通則正士不可得以親矣正士
不親則允德不可得以成矣所以云云者蓋爲禮貌
簡率之失小而情志不通之害大也此所謂欲親正
士必先通其情志者也昔我　文宗大王之在東宮
也親愛儒臣視如僚友學士成三問嘗夜在直廬解

衣將寢 王趾奄臨戶外字呼三問曰謹甫不眠否因與討論經史夜深而無倦色至今流傳爲美事雖聖德之盛得之天縱若其學問之高明治化之郅隆亦未必不由於誠心待士之效也此誠子孫萬世之所可師法者而今之制度一何與此異也且夫由今之事無變今之道常持嚴恪之容不究問辨之實今日而如是明日而又如是行之積久習與心成有如萬一因以是爲若備禮塞責者然長是以往凡於臨御講筵應接臣隣之際徒規規於文具之末而不盡推誠之道則殆非四方臣民之望也誠願 殿下妙

簡宮僚勿拘規格必得端良博雅有道之士勿使如臣淺敝者忝之另勑銓曹毋輕遷動得以安於職次專精定志思盡其職責然後數引當直之員連日入侍書筵之不足則繼之以召對召對之不足則又設朝夕之講　殿下亦宜諄諄然詔諭曰凡我臣僚以世家公卿之子有父子骨肉之義初非逖遠疎閒之人奚以之矜嚴畏難爲也要使刻去繁文從容肆體開心見誠吐露悃愊文義之講確必致其詳言辭之問答不厭其煩於經傳則曰何者爲治心修己之要道何者爲經綸天下之大法於史牒則曰某之所以

爲賢者何某之所以爲邪者何此之所以興隆者何
在彼之所以亂亡者何居慇懃乎叩問反復乎討論
雖如委巷猥瑣之事小民窮陋之情亦不害兼聽曲
採務以開聰明廣智術爲主持之以無怠行之以悠
久則太平萬世之本未必不在於此矣然以言教者
訟以身教者從惟 殿下亦以典學之勤接物之誠
慥慥自勉以爲躬率之本則速肖能化之妙亦有捷
於影響者矣若其他隨事之訓遇物之誨有非微臣
僂指而容議者亦在 殿下加意而毋忽焉耳矣臣
愚不勝大願臣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惶懼之至

陳情辭弘文館修撰疏戊寅

伏以臣向日以母病危綴不能離側未肅恩除至違嚴召情雖出於懇迫罪實積於逋慢伏地悸恐分期誅譴 聖度如天曲垂容貸越例加恩止命推考一宿之間召牌繼降感激惶懍不暇他圖趨謝天門仍居禁直適會連日召對昵侍便殿與論書史之旨義躬奉 玉音之唯諾自以疎才蔑學至微甚陋一朝獲此於分望之外光榮被體寵遇熏心唯當曉夜祗承一心勉礪少效犬馬之微誠而顧臣區區情曲有不可抑心而從仕者玆敢冒死畢暴冀 殿下哀憐

而矜諒焉臣母自在少壯長抱疾病虛損勞傷素號
難治而危形敗證咸備于一身喘喘焉氣息僅綿身
不離牀席口不停湯藥者二十年有餘矣及今追思
誠怪何從而得有今日也以故年纔五十衰落異甚
齒髮凋耗肌革枯皺形神悴然動作勞勸其疲苶老
朽凜凜如八九十人臣每常念此怵焉驚瞿誠不知
何術以補養得延於歲年也此猶其緩者耳若其眼
目之疾積痼尤甚從幼及老轉益沉塞鍼焫塗膏攻
之百方而了無時月之效至今衰遲昏閉一無餘矣
密坐接人殆不辨口鼻對案臨餐至不省匕箸臣每

見此慘然愍傷心腑鬱悒而精誠淺忽行實蔑如旣
不能祈感鬼神俾復垂廢之明又不能旁求靈藥以
盡療治之道徒然藏痛抱悶自悼其不幸而已而臣
薄祚眇福終鮮兄弟行年三十未有子女姊妹成長
各已歸適更有何人扶護左右母子相依猶如鶼蟨
獨身煢煢爲耳爲目一有離違無所託命心之愁苦
誰可告語者上念母病之彌篤下懼子姓之晩暮忽
忽憂歎如負大罪中夜累欷不覺淚下噫人孰無疾
病而證患之奇重豈有如臣母者乎人不必皆有兄
弟而情事之閔切豈有如臣者乎向使臣母康强無

疾恙顧此單孑誠不忍暫捨况其羸殘廢頓至於如
此者乎由是曾前除拜輒煩陳免或徑離直廬或坐
違召牌若論負犯罪在驕蹇此豈微小臣所敢樂爲
者哉人臣立朝之義將以竭其筋力趨走惟命而盡
其心於所事也今臣情理旣不可離去母側就令黽
勉旅進方寸易亂用志不專尙何望自盡其心乎不
量而入愚臣之至戒無枉人志聖王之美政臣何敢
以微賤自阻不早爲祈訴於閔覆之下哉伏惟　主
上殿下至德配天深仁濟物八域羣生咸被慈育而
尤敦孝理曲軫人情凡有近臣陳懇以親爲辭無不

例蒙準許雖在卒伍之賤其有無兄弟而父母癃疾
者亦或稱寃免役臣之眇末雖不敢自齒近臣獨不
得與卒伍者比乎臣聞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況臣家世仕宦蒙被國恩與天無極非敢爲辭榮
避祿潔身長往者且夫愛欲其貴父母之恒情也祿
以爲養人子之至願也如非甚不得已豈有違恒情
而棄至願者哉特以事君事親時有短長而隱其癃
癃無人顧養只爲朝夕視護以保桑榆之光景耳臣
情誠亦戚矣儻蒙 殿下鑑燭微衷深加恕納先遞
臣見帶職名仍不縻之以官責俾臣得以專意終養

則臣母從令至死之年皆 殿下賜也隕首結草豈足以喩其銜結也中懷迫隘言不知裁敢以冗瑣之情悲苦之辭冒尊嚴之威瀆清明之聽僭濫煩猥無所逃罪而即文求志庶可得其肝肺矣手筆封疏流涕交頤稽首北闕心魂震越臣無任瞻望懇祝怵惕彷徨之至

玉堂請寢修撰李師尚囚覈劄 己卯

伏以即因臺啓蒙允將下李師尚於禁府與趙爾重對辨臣等竊以爲過矣師尚所坐特體例間事而其所處則經幄之重也今與幺麽武夫駢首於狴犴兩

造辨詰有若大獄面質者然豈不重損於朝廷之體
統乎侍從之臣朝家視遇特隆殊別於具寮而至於
承召赴朝之際列邑供頓視均王人者亦爲其職在
邇列而身帶寵光也今乃因一微事僇辱至此臣恐
從今以往外方之輕視使星日甚雖下邑末宰少有
不愜於其意者輒生角勝之心一投辭狀謂可以踵
接於圜牆之下面詰於獄吏之前甚非所以尊本朝
而眎四方也茲事委折姑未核出臣等亦未詳虛實
之何狀而就令一如臺啓所云削罷之可也譴罰之
可也至於與爾重對辨則決知其不可師尚之身不

足恤獨不念其職之重歟欲望 聖明特加裁察亟
還成旨如欲核其虛實勘其濫刑之罪則或特發推
緘亦無不可臣等區區之意非爲一師尚地只爲
聖朝惜事面之壞損也惟 殿下留意焉

特遞還收後辭職疏 庚辰

伏以臣於講席陳說文義之餘因臺臣之言畧及論
事數臣久未收錄之失蓋區區之意竊嘗謂人君納
言之道毋論其言之當否得失皆不宜徑加摧折何
者厭薄之色稍形於堂陛之間忠勁之氣潛消於位
著之下此所以孟子有拒人千里之戒陸贄有狂誣

矯訐亦宜容恕之言也然近來朝臣之言論章奏稍有稜角例被抑黜或顯加聲色或久靳恩點聲罪之辭雖在黨比見忤之實諒因狂率何以明之今日滿庭臣僚不入標榜者幾希其所發言論事無能脫於黨比科臼而獨於數臣者爲罪乃爾此豈不毁烏鳶以來鸞鳳之義也哉由是近來朝著之上軟熟成習風骨苶然臣恐率是以往雖國有失政之尤　君有闕德之大者無敢爲　聖王盡言者私心慨然只在於此適會言及近事妄欲推明雅意而旣乏素孚之誠意又無善導之悟言曾未畢辭輒勤嚴教咫尺天

陛蒼黃退出踧踖兢栗無以自措繼伏聞威雷旋霽
褫鞶仍錫内訟方深恩非始望自慚啓沃之疎謬仰
見　聖度之恢弘且惶且感以汗以涕牌招之命又
及斯際怵畏分義恭詣闕外而顧臣情勢實有萬分
難安者忝在經幄輔導是任而一言無效反致威怒
之失平此則臣不職之罪也旣遞之官理無揚揚就
列而虗辱嚴召以致丙枕之不安此又臣情迹之窮
迫者也玆敢略暴私悃徑歸私次伏乞　聖明亟遞
臣職名使微分粗安仍治臣違慢之罪臣無任恐懼
祈懇之至

陳北路事宜疏 辛巳

伏以臣於頃日冒上引疾之章獲蒙予暇之恩歸伏
私次數日調將既便偃息兼服湯劑似不無一分回
蘇之望而屬當 太廟親享之時義不敢言病復策
疲苶力氣趨班將事之際幾乎顚踣罷出之後移時
昏窒又自昨日虛喘復作汗流不止而咳嗽之證最
是緊重少有動作輒至增劇喉梗膈悶痰血交湧食
飲殆廢神氣日微凡此數證儘係危重雖盛實之人
猶有不振之慮況臣羸弱之有素幾何而不至瀕死
也醫人皆言內傷之病未及差健而作力奔趨輾轉

添苦而然必得曠日調養多費藥治方有完復之效顧臣所叨之職經筵重任輪直緊務誠非虛帶養病之地伏乞 聖慈俯加哀憐特賜鐫免俾臣專意治病得尋生路則性命毛髮皆 天地父母之賜也且臣新從北關還道路來往不無一二所聞見而事係民瘼之切急邊情之緊重者不敢不以聞謹此畫一條陳于左方以俟財處而如流亡絕戶之賦役若加睿斷特行蠲減則隣族不干者得與幼穉同免誅求分外實惠民將終始賴之惟 聖明留意焉臣無任瞻惶祈懇之至

一咸鏡北道私賤其上典居在本道則謂之土奴婢居在端川以南及他道者謂之京私賤曾因故相臣吳允謙巡撫御史時書啓京私賤男則悉編軍丁以添防守女則納米州倉以助軍餉其上典毋得恣意侵虐俾令安保事關實邊厥有深意盖本道接近北胡而土廣民稀戍備之道每患疎虞故也其時廟堂之定式年代久遠文籍無徵今不能考詳而男編軍伍女納餉米之法至今遵行則當時定式其必有條緒矣其後甲辰年間故判書臣徐必遠爲咸鏡監司深知京私賤被侵難保之勢枚擧啓聞申嚴事目其

啓本有曰本道人民潰散之由其門不一而其中最
甚者私賤之被侵也大槩本道以道路絕遠之故上
典在遠地者不能續續入來而爲奴婢者不能的知
其人之爲上典泛稱差奴來到者面面酬應以致一
奴婢之上典多至五六家其上典入來者曾無愛惜
之心家間雜物盡取而後已其或守令曲施稱念繫
縶刑杖罔有紀極以致不勝支當仍爲流散云云而
朝家因此狀啓申明事目有曰凡京中及外方人有
本道奴婢者只令自願贖良者許令捧價而此外如
有侵徵貢膳及違法放賣者毋論朝士與非朝士並

皆論罪斷不容貸云云且令各官守令每於朔末馳
報私賤被侵之有無於巡營國家法禁可謂至嚴且
密而見今推奴客之弊罔有紀極蓋朝臣不有關節
之禁或有致書請託者守令牽於形勢及顔情厚待
其人曲循其請而朔末公事則每稱無之所謂推奴
客亦非奴婢之上典或本主之孽屬或外黨或妻族
而自稱上典憑依作威其未贖者或稱累年貢膳之
未收白地漁奪其已贖者或稱前日許良者非眞上
典督令更贖一人贖良之文或至四五張以故私賤
之視推奴者有同狼虎鳥駭獸散廢農失業或有不

勝侵虐至於縊死者誠可痛也不可不嚴立法禁痛加禁斷舊例贖良之價自朝家定數壯則銀子六兩老弱則四兩云今若令願贖者依定數自納贖價於掌隷院自掌隷院成給文案移給其價於本主而以推奴往北關者則令本道監司及北評事嚴加防察勿論朝士與否毋論侵虐與否隨其現發一施重律如全家徙邊之類其有守令之容接者現發於監司評事則亦施重罰如營門決杖之類則此弊庶可革矣伏乞令廟堂定式施行

一會寧開市卽逐年應行之事而大小奸弊不一而

足就其中大者卽數外胡人之出來也支供交易之濫雜也商胡出來者本數一百之外常患猥多及至近年漸漸增加今至數百人之多數外出來者之糧料初猶自備而今則稍亦徵責至有責出大米者其中雖有自備糧料者饌物柴草之資給則不免準副其需索饌物則例自各邑輸送柴草雜物則專出於本府民役而量出以爲入勢不得不加數徵責以故隣近郡邑本土人民徧被其害至於客館止接亦甚妨窄年前副都統出來時勅令增建屋舍其後開市輒引副都統之言責其不卽增建發怒肆罵云此則

數外出來之弊也淸差留舘動費旬月支供之饌物
交易之鹽貨本府不能獨當舊例分定於各邑而饌
物雞猪皆以生物進排一番開市例不下數百頭之
猪數千首之雞其生雞之輸送也必鍛翼羇足囚以
樊籠飮啄不時經涉險遠雖在旁近邑數百里之地
費力收合及期輸送而比到會寧雞之死者已殆半
矣本府只據舊例責納生者臨時取辦不討價直北
關諸邑莫不爲患生猪之輸送差若無難而南關各
邑去會寧逴遠多以海路津致前期累月裝載舟船
海中來往只候風便間間淹泊豢養不繼比到會寧

猪之瘦瘠者什七八矣一一點退催納肥猪取辦之
難又倍於雞道內諸邑不勝其苦於是或有優送價
物就貿於本府如防納之爲者而物貴價踊取足尤
艱比諸輸納厥弊相半至於交易所用鹽貨亦爲分
定於諸邑耗減之患載運之難又有倍蓰於雞猪而
胡人貪多務得常欲加貿於定數之外本土奸民欲
居中罔利又從而慫慂協成之輒稱鹽少勒令加貿
以故本數之外添剩猥多姑以鏡城一邑言之逐年
倍加奄過千石不出數年勢必蕩竭支供之繁濫交
易之淆雜類皆如此夫是之故一番開市道內騷然

官長吏民如經大病此則支供交易之弊也此猶其小者尤有大焉商胡出來旣爾頻數而我民房守者每年相接面目漸熟情義自款其中相愛者或至贈物以表情指家以延訪此固法禁解弛之致而亦其事勢然也年前副都統出來時書贈路程記之舉職由於此此則又係邊上可慮之端凡此數條奸弊不可不一併通變支供之弊著令道臣細論利病於諸邑指一狀請稟旨舉行恐爲合當交易淆雜及我民相通之弊防察之責自在差使員而守令旣未精擇武臣又乏威望率不能加意禁切臣謂宜令北評事

兼開市御史始終看檢隨加廉察小事得專刑治大事許即驛聞則庶不至大段生患若乃數外出來之弊要非我國所得通變而爲弊滋大不可但已此則或於節使之行別具咨奏先擧約條之嚴次及作弊之甚據理爲辭因請改定條例則宜無不從之慮而邊邑始息肩矣慶源亦間年開市而奸弊大略相同伏乞並令廟堂逐一稟議從長財處焉

一六鎭守令鐘城之外皆用武臣差遣蓋曰邊地防虞文不如武而此甚不然試以前史及我朝事觀之固圉壯猷臨難奮威固多出於文官則雖邊鄙方聳

之日不必純任武臣况今疆域晏然曾無狗吠之警
而臨民聽政豈可一付之武吏乎文吏亦豈盡龔黃
卓魯之倫而簡潔愛民固多在於文吏况興學立教
導民正俗之方則雖善治之武吏終是所短由是觀
之平時郡邑之純任武吏豈非失政之大者乎若曰
文臣之久於絕塞有疾病之慮殊爲可惜云爾則甲
山鍾城獨非絕塞乎在 祖宗朝六鎭守令間間文
武交差而朝無一定之例政曹無以遵行近因領府
事臣南九萬之建白鍾城外五邑以文武輪回差遣
定式施行矣近來文臣差遣之法尤廢不行邊民父

老年過六七十者多以不見文吏爲恨其意正與關
西江邊七邑之民願一見文吏而死同其悲痛也臣
謂宜六鎭及茂山明川守令並令文武交差定爲一
切之法毋或撓改則庶可慰邊民之懸望而他日緩
急得親上死長之力者未必不本於此矣此若難行
則輪差之例堅定遵行亦愈於已伏乞財斷
一北兵使令於合氷後解氷前留防於行營蓋自
祖宗朝以然而時勢旣異事情頓變何者留防之意
只爲防制藩胡也蓋 英廟朝拓置六鎭也旣許藩
胡散處江內沿豆滿江五里築長城以居之年代稍

久黨結外胡或肆侵掠緣邊州鎮偏受其害而叛服無常出入無時而亦不過數十騎或十餘騎東西搶突倏忽往來有類强盜之行止不可以此遍宿重兵於州鎮而行營形勢爲列邑之衝道里均停皆不出一日程故北兵使擁兵留防於此隨州鎮之報警量衆寡而應援留防之緊重蓋爲是也今則藩胡之徙出江北已過六十餘年州鎮之間久絕煙塵之色故兵使留防之日曾無戟門之卒而氷合留防猶遵舊例事出流循固甚無謂流循而無後患則置之猶可也有必至之憂而猶守不變無乃不可乎行營之去

豆江一息而近而豆江之水廣可容舠深不能數仞淺處可騎而涉雖不氷之時固難禦其侵越况於氷合之後平地長驅無有藩籬之阻則馳一息之地擊無軍之將勢易於拉朽遠地軍兵何可徵招隣方鎭將曷能奔救雖智如孫吳勇如賁育者唯有坐受縛耳今幸兩國無釁疆域大安似無朝夕之虞而有如萬一彼有翹左足之心則兵使之敗可立而須而沿江數百里必且盡棄而與敵矣臣以此事形多般問議於北兵使臣洪夏明及邊將可語者皆以爲與其氷合後留防不若解氷後留防而氷合後還在鏡城

本營蓋鏡城之去江邊乃三百里敵雖犯邊猶有聞警聚兵之頃故也然此事不可不反復熟講從長變通伏望令廟堂問其形便於帥臣得其善策然後稟旨變通焉

一吉州明川鏡城富寧等州去邊差遠而　祖宗朝皆設鎮堡列置邊將者亦爲疆內藩胡之出入侵軼備其要害也毋論平野山谷凡爲藩胡往來之路則擧皆設鎭地多窮險非人所居或無土田耕作之地或乏薪樵泉水之用時月住著實爲難堪而設將置兵只爲藩胡之防變也今則藩胡徙去已過累十年

因循不罷已涉無謂而防守既無緊要軍政自就荒
疎一鎮所領不過老羸數十鎮中使喚煙臺立役猶
患奔走不暇將卒俱病不成貌樣此宜罷省已久而
特以姑息遷就無人籌決耳臣謂宜內地諸鎮堡無
甚緊要者悉行革罷移其軍卒器械分屬緣邊殘鎮
蓋沿江鎮堡中貧薄之人卒者間多有之與其置無
軍之將守無憂之地曷若併力專意於境上重鎮乎
端川北青之間諸鎮堡亦多可罷者伏望並令廟堂
問議于本道監兵使詳察便否而裁處焉前監司臣
李思永請罷玉連鎮移設于朴下川與臣上項所陳

大意一般而朴下川之要害誠如思永所達恐爲必行之策矣且廢豐山鎭在會寧南境茂山嶺之北谷而地甚要扼自會寧抵本鎭南行六十里路兩山間大嶺經其前勢如飛項踰嶺而南地又四平行數十里直趨富寧而無培塿之阻此實兩邑間咽喉之地也間因茂山之設邑撤移本鎭設新豐山於茂山邊境本鎭遂歸革罷而今其城譙屋舍宛然具存城且堅高可無改修增築之役臣謂宜廢豐山因就故地還爲設鎭以爲富寧以南數邑之藩蔽極爲便利並乞令廟堂議處如城津西北等鎭宜不在革罷中問

議本道則或罷或否自可得其便宜矣
一飢疫死亡幼穉獨存者特命蕩减其賦役甚大惠
也薄海窮民孰不攅頌　聖澤而惟是流亡絕戶不
知去處者獨不擧論飢疫死者雖幼穉之兒猶爲有
子孫有土田容有備納之勢又有指徵之處至於流
散者擧家全空又無土田而還上及雜役官家只按
文書而徵督其勢不得不刻徵於隣族傳曰不患寡
患不均幼穉則獨蒙格外之恩而流亡之隣族偏被
侵虐朝家政令旣甚不均蔀屋之下寧無向隅之歎
乎且况幼穉獨存者絕少流亡絕戶者甚多而恩命

之下在彼不在此是則歡悅者什一而怨咨者七八矣臣之承召而來也以此訴悶者相屬於道擁馬號呼寃聲滿耳今若守而責之則歲年彌久而逋欠愈多力無以自償則惟有棄宅而逃避耳與其守無用之虛簿而坐失許多良民曷若自朝家捐免而固結萬姓之心乎伏乞 聖明燭此事情快許蠲減焉

一丙丁兩年設賑時朝家別設事目令民勿論公私良賤如有飢餓將死者許其養活永作奴婢北路之人常患使喚之不足稍有生業者聞令樂從不計勞費竭力救活一依事目呈本官受立案收聚上送于

該曹以待賑廳立案之成送而今至四年之久而迄無回下見養生活者之父母族屬還復生心以爲旣無立案理當勿施公然奪去者比比有之當初窮民之傾財辦穀勤苦收養專由於朝家之勸諭而及其救活之後久無立案之成給故見奪之輩莫不悔恨皆咎朝家之失信非但一時民情之觖望實爲法令不信之歸伏乞亟命該廳一依事目卽爲成給立案以慰邊民之懸望焉

請減死舉烽人疏

伏以昨日筵中有舉烽人梟示之命臣竊以爲過矣

刑人之道不一而情與法二者爲大端法雖無當殺
之文情在罔赦則或殺之情雖有可原之狀法在當
殺則或殺之至於情與法俱無可殺義起而必殺則
不亦過乎罪人情犯臣新自遠來未得其詳槩聞以
騎兵無力納身布不堪督迫請立番免布而不見許
擊錚訴悶而又不施其所以舉火求以自通其悲苦
耳則其情只見其可哀而不見其可殺律條又無當
殺明文可援以爲法者臣未知殺此以情乎以法乎
且禮曰罪多而刑五上附下附列也此言刑書所不
載者臨事而以例通之也張釋之所謂罪等而逆順

爲差者卽此也五刑之屬大辟爲極刑而今謂關係
之不輕不論情法遽爾殺死設令有奸民有意誤軍
機故擧僞烽則大辟之外又將何律而加其法乎論
以法意旣如所陳而若聖王明愼之義則尤有可言
經曰宥過無大釋者曰過者不識而誤犯雖大必宥
曾子答陽膚之問曰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今至愚
之民自納於罔測之罪而實不知爲死罪茲非所謂
不識而誤犯乎雖其事關軍政亦宜原情考律而傳
之生議茲非所謂雖大必宥者乎貧民迫於徵責無
物自辨又無術以自免不知事體不計刑誅徒以

聖主爲父母委心歸命圖欲赴愬冀或有以仁之也
兹非所謂得其情哀矜者乎韓愈曰法吏一斷於法
而經術之士引經而議今此事則經訓可引者若是
之多而法吏曾無可斷之法其生殺宜何所處也前
此踰越城門誤入內庭者其所關係亦豈輕小而或
以律無必殺或以事出妄作逮治之下並蒙原赦又
何可徒以所關之重獨施極刑於情法之外耶臣恐
筵臣之以軍律爲言者皆不暇深思徒以兵事爲重
而不見人命之尤重也伏況　聖朝以仁厚爲治雖
在必死無疑者猶三覆博議而斷之若法外疑罪例

被輕貸誠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我國家基本鞏
固之力未必不在此也伏願　殿下恭情而審法體
聖賢之仁心而思立國之規模依當初　聖教加刑
定配或廣詢酌處特施減死之律毋貽一夫不得死
之悔臣職忝論思而生殺人國之大事不敢不以堯
舜之心望於我　聖明伏惟澄神而惻念焉臣無任
激切祈懇之至

玉堂請寢校理李坦特罷劄

伏以日昨筵中有校理李坦特罷之命臣等不勝驚
惑慨惋之至筵中言語未得其詳槩聞坦之所坐特

因論諫院新啓而轉及　聖明摧折臺閣之過當也夫趙秦一所論列意在於糾劾官邪則可謂擧臺閣之職責而　聖上遽下情外之教大臣隨加非斥之言則爲坦者何可默無一言以辨之乎引事實之可據明諫臣之無他上以開　主上之意下以破大臣之惑亦坦擧論思之職責也第其摧折等語未知因何而發而　殿下優容臺閣之盛意有未能深悉則漱惱淵衷似或由此而此又有可論者夫聽言之道專務恢弘雖審無是事而言者妄加之猶當只明其不然而和色以受陸贄所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

怨者此也今諫臣之啓固在可奬而旣無嘉納之旨
繼下未安之教則謂之摧折非誣也　聖上不惟不
能和色以受反加以威怒至於斥罷咫尺前席倉黃
迸出此豈大聖人廣聽翕受之道哉是則　殿下不
謂摧折諫臣而以臣觀之乃又摧折儒臣也惡在乎
不欲罪言者之意哉國論分張朋黨成風進言論事
鮮能取信於上者　殿下凡於諸臣言議槩疑其挾
比周之私少有怫忤呵譴隨之夫狂直之實存乎其
言臧否之别出於吾心公吾心而察其言則是非得
失固已得其七八矣况於其間豈無公平之人正當

之論而先持意必之私以御雜進之言率是以往臣等恐是非愈混得失愈舛終至於國事日非也 殿下每以聲色之太厲屢示悔悟之意所貴於悔悟者爲其能改而不貳也然以發乎舉措者驗之未免有頻復之厲正所謂平居自視了然臨事忽焉喪之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人君臨下之道與天爲體恩威好惡一視羣下之所爲而我無與焉顧何聲色爲哉此則 殿下之所當加勉於本源者也 殿下若於李坦所奏對虛心平氣究其言意則不待臣等之覼縷而必不有靳於反汗也伏願 聖明更加

澄思亟收校理李坦特罷之命以示轉圜之美益彰有容之德國家幸甚

辭吏曹佐郎疏

伏以臣於日昨坐辱恩牌情地迫窄病狀危苦終不能趨承召命迹涉蹇慢理合誅譴 聖度天大止行例罷臣雖頑愚寧不知感曾不改日復授前職朝政之顛倒國體之損傷職由於微臣私心震恐何地自容進退窮蹙號呼無路悶隘惶悸如負大罪爲之心不寧者累日矣即因喉司啓請又有牌招之命義分至重不敢偃伏祇詣闕門之外而顧臣區區私義實

無前後之差殊不得不更暴難安之情勢冀有以照燭而早賜處分也夫政權之重專在用人而用人之柄只在政府與吏曹而已郎僚之爲職雖一部佐屬官品庳末其於通塞名流銓選羣材之事靡不與聞則以大臣子爲銓官本不知爲朝家之美政居是任者又何可晏然承命乎雖以國朝故事言之才器地望有足以跨越輩流者爲其父兄之居相府當時朝議至沮銓郎之擬至今傳之爲話端注擬之見沮猶稱爲士論況今臣父方爲首相而臣又冒處權要之極選其能自安於心乎夫心之所不能安義之必有

所未盡者也臣雖不肖於其心不安義未盡者固不欲强意而就之惟 聖朝禮使之道亦豈宜不問可否而徒事迫責羈絆爲哉臣聞聖人不枉人之性又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藉令臣辭遜之意專出於區區微尚猶將體諒矜許不至枉性而奪志况其所守初不悖於公朝大體而不亶係於私小而已者乎臣自忝本職三被嚴招再煩莚教而滯塞之性蒙蔽之見終有所不能變化卒至於孤隆恩而拂威命昏迷猖獗積有違戾憲章至嚴豈宜屢赦而猶獲免於大譴大何者實頼 聖明哀憐而慈覆耳

乾坤之德無不曲成故人歸至仁焉河海之量無不涵容故人稱至大焉涵容之量臣旣分外蒙荷則曲成之德又不能無終始之望也臣之不敢冒出非但私計之大定抑亦通朝之所知而目今大政過時有不容一向遷延徒以一郎官去就漸爾蹉跎豈不重損於朝廷事體乎伏乞 聖慈亟命遞臣本職俾無公私狼狽之患因治臣前後違命之罪以嚴邦憲以安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震灼祈懇之至

遭劾後辭馹召疏 壬午

伏以向者臣忝館職也僚寀之間有難安之嫌召牌

下臨不敢承命詣闕陳疏恭俟進退而疏未上徹遂成違慢　聖度包含止令例罷臣誠惶感不省所措爾後僚席之疏臺臣之啓接手交攻詆呵不置反詈之言固難望於財擇而獨怪夫臺章之費力也夫臣之疏寂寥數語只欲明己引嫌之端而不得不提及舊聞略叙事本末而已若以爲發忿於子弟追詬旣骨之人則豈臣之情也哉其亦不相諒已矣雖然斯皆自外至者又何足云獨臣有私自愧訟者臣性本庸弱又嘗聞在闘之戒不喜與人校爭至於怒子弟辱父兄實爲近世弊習於心竊嘗非之自以世有君

子者當一反其道不宜踵以傚之及身遭嫌碍之際不免論及人父兄卒之悖言相加至速官謗毆之於陷人之科被之以不韙之名雖臣本意不在遷怒向使臣行强恕之道立修辭之誠信義素孚於同朝則人之爲言胡至此哉然則臺閣之言雖未必出於公見臣方自省之不暇顧何敢尤人耶臣既不理于口轉喉觸諱語默兩妨形迹䟦疐惟有屛伏荒外循省愆尤得以銷罪於當世補過於方來不圖恩叙旋降職名隨至除書召旨又下於草野之遠始也郵罰之倖逭既過料量今焉寵命之猥加尤出意望感激隕

越心不敢寧恩光所加義分所在只當聞命趨走豈
敢復有辭乞惟是宿患勞傷之病近益添劇種種證
狀今不敢輒溷清聽而姑擧其大者胃氣虛陷胸膈
作痞雖粥飮之軟亦覺妨悶火熾生煩達曙不瞑日
夜澌頓神氣微綴膚革銷脫視者皆驚汗流不止畏
風寒如箭深居廢伏喘喘焉無生意雖欲力起登途
進身京輦實無自强之勢而所叨之職又不容曠久
虛帶不得不復尋章牘遙煩陳免臣罪至此又不勝
誅矣伏望 聖慈俯加哀憐曲垂鑑諒亟遞臣本職
俾臣少安危蹤得延病喘而經筵重任亦無瘝曠之

患公私不勝萬幸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崑崙集卷之七

崑崙集卷之八目錄

疏

曝書亭集卷四十八目錄

昆侖集卷之八

疏

論思辨錄疏 癸未○不果上

臣等伏以朴世堂所著思辨錄前因該曹覆啓有令儒臣辨破之命矣今者伏聞儒臣輩屬已論奏將有焚毁之擧臣等相顧錯愕不謂 聖明之世卒有此怪駭之處分也夫時議之嫉怨世堂職由於論斥宋時烈而今其聲罪輒以經說爲先此出於借重深治之術而陳辨之辭亦不得不以經說爲主也夫原書論著大意前已略陳於李坦李翼明之疏今不敢復

爲架疊之言更瀆 紸纊之聽而第念該曹覆啓必欲被之以毀經侮賢之罪就其千言萬語中掇出未甚宛轉之辭而乃又截斷首尾變改宗旨抉摘粧撰費盡機巧儘有足以欺人者世之有意傾陷者固已躍然自以爲得之雖在乎心公眼無所愛憎苟其見解聞識不能超脫於流俗之科臼則驟看乍聞亦不無悱然疑駭雖以 聖學之已造高明睿念之無所偏係或未及燭破情實分別白黑的然昭晰於羣咻衆怒之中卒之累下嚴教仍加折貶一任羣下之陵轢蹴踏而莫之恤此臣等所以含寃抱悶拊心而長

歎者也夫該曹之覆啓猶足以疑亂衆聽眩惑　天
鑑況今辨破文字張皇傅會極意文致務實其侵侮
朱子之罪亦何所不有耶是將衆惑愈不可解　天
心愈不可回上下相蒙硬定國是卒使淸修廉直之
臣斷爲儒門之僇人至於斥黜其身焚毁其書視若
異端左道者然此誠天下之至寃而古今所稀聞也
臣等旣師事有年心悲其受誣抱枉又何敢畏鈇鉞
之誅而不一言以明之也夫世堂之罪臣等未知何
名也其以爲朱子傳注旣爲不刊之典而妄生疑難
敢有剳錄爲犯毁經之罪耶抑以爲剳錄疑難雖非

所禁而辭句之間有欠遜悖爲犯侮賢之罪耶今之
罪世堂者蓋不出此此而二者皆不成說臣等請悉數
之仰裨 聖學之萬一少開俗見之蒙蔽惟 聖主
澄神詳覽而進退之若曰妄生疑難敢有劄錄爲犯
毀經之罪則是不通經術拘滯僻陋之見也夫所貴
於經傳者豈不以聖賢之謨言大訓精神心術具載
於此耶所貴於聖賢之言者豈不以妙道精義宏綱
大用畢舉而無遺耶經傳之有箋注亦將以因聖賢
之言得聖賢之心而以明夫所謂妙道精義宏綱大
用也嗚呼其亦不易爲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久矣知言之難也以曾子之聖躬承辟咡而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語殊失孔子之本旨向微游若之問難則幾乎不能解惑矣以子路之賢學造升堂而慍見之意子迂之言皆未達聖人之意如無函丈之開誨則亦終於憤悱而已彼二子之親炙猶尚如此況乎去聖人千載之遠而考索於陳編斷簡之中即文字而究言語之趣因言語而討義理之歸求其悉當不亦難哉惟其如是故以朱子之才之學聰明博洽旣有以貫穿墳籍之繁廣大精微又有以究極天人之妙而其爲箋解也又已集諸家之異同裁衆言之

得失其於闡發微奧宜無遺憾矣然其教人讀經之法猶曰不要留一字先儒注說莫問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不問惟本文之意是求且於訓釋經義之際有曰未詳孰是有曰兩說皆通有曰不敢强解以俟知者凡若此類不勝其多聖人傳道之言夫豈有兩般意義朱子精深之學何難於一口斷定而其或姑開兩路或直置疑眛者何哉誠見義理之無窮微言之難析而亦所以公此道於天下起後人於千古也夫然則後朱子而治經訓者其可誘以箋注之已明而不自盡其䌷索之功硬信膠守頑

然若木偶土佛無所識察而已耶任世道之責者又可悍然峻防一切從事有若立法設禁者然一有片言隻字之異同則勒毆之毀經之科也哉臣知其斷不可也今夫朱子注說大行於天下人得而讀之其或有潛心致志反復尋玩思而不得則求通焉疑而未解則求辨焉隨有劄錄以資溫繹此未知果爲毀經者耶其或思焉而不必其通也疑焉而不必其辨也心違而面從腹非而貌恭自託於尊畏先賢之名而姑置經義於滑疑混圖之域則此未知果爲尊經者耶此不惟非所以尊經也抑恐非所以事朱子之

道也今之說者或曰朱子傳注旣爲成書定論而萬下必當初無一字一句之可議豈容有後人之疑難此有甚不然者臣請有以詰之朱子於論語集注之成也蓋嘗曰某注論語加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及至晚年更有刪修至關雎樂而不淫章而止蓋因年數之不足未畢點竄之功也其於大學章句又嘗引司馬光之語而自道曰某之平生精力於是盡矣又曰某一生看得大學文字透見到前賢所未到處後於易簀前數日改定誠意章注說其老而好學不得不措之志求其必當不憚屢改之善固足爲後人之

師法而向使天假之年卒其彬彬則詹論雌黃之筆不應中輟於數篇而餘外訓解亦安知刪了幾語潤得幾句耶雖只据見成地頭而言之亦足爲成書定論而如曰無一字可議不容疑難則誠未見其爲得也或曰傳注文字誠不無可疑若欲隨意辨論則恐有害於大一統之義此言似矣而亦有不然夫大一統春秋所重也設有倡爲他學攻貶吾道思以易天下而有足以惑世則誠有害於一統矣若文句訓解之間考證其同異論列其得失私自辨質而發揮經旨則適所以羽翼乎先賢顧奚損於一統之重哉且

既有可疑則又烏能強使之無辨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聞道之方固有二端而窮經之術蓋亦相符徒能篤信注說而不知反求則無以深造自得而終歸於不思而殆矣由是論之傳注文字雖無一字之可疑猶不害於設爲疑難自致反求之功況云不無可疑者耶今以一二辨論謂之僭逼先賢稍有差殊於傳注則張目呵禁唯恐觸犯是則以反求不如篤信而曾子不及子夏也正所謂非愚則誣也善乎先儒陳櫟之言曰寧爲朱子之忠臣不爲朱子之佞臣古之有志於經訓者其意蓋亦如此故王栢

饒魯金履祥諸儒皆朱門淑艾之人而其於篇章之
合分學問之規範不遵閫中之緒言者多矣是豈務
立新奇求多前人而然哉誠有不獲已也然而論者
至許以儒家嫡傳而何嘗有妨於一統之義也哉古
語曰千蹊萬逕俱達於國又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
腋故九師爭大易之門而皆所以闡揚斯文也五傳
裂春秋之幅而皆所以發明聖旨也是以朱子之爲
傳注也亦必廣採諸家不沒片善不問其人之賢否
處地之輕重惟其言之允當是取雖素嘗攻貶如王
安石蘇軾名稱輕微如洪興祖吳棫苟其言之有中

則不厭論載其在門人晚進之質難知舊凡材之往復亦莫不虛心採納盡乎人言其規模之寬大胸次之公平有如是者推此志也籍令王金之說質問於朱子之平生則其必有一二印可而不至於麾呵斥絕矣論者未睹大體固守偏見不究經傳之本末不察先賢之心迹惟是一言半辭違覆於朱門則大憂以懼若犯大諱紫陽有靈當必呀然而一笑矣此惟就心無私邪徒病於拘滯者論之耳或至褊心小腹逞其忿惡引援先賢把作陷人之資斧挾天子令諸侯其實漢賊此正朱子之罪人而不自覺悟嗚呼其

亦可哀也已由是觀之世堂之爲思辨錄果犯毀經之罪耶否耶惟 明主詳察焉若曰剳錄雖非所禁而辭句之欠遜悖爲犯侮賢之罪則此又童觀膚識不知言之甚者也若謂一字一句無容辨論痛加誅絕無所剳錄則已今旣許其辨論聽其剳錄而乃又刺論於文字言語之間固已太苛且況辨論剳錄之際其不能一切宛轉勢也無足異者古今儒先論學談經之言其挨逼先賢者何限僂指更僕不可悉數今不暇旁搜廣引重煩嚴聽請姑就前疏所證先正臣李彥廸事明之因及世堂所錄之無他以破世泉

之惑焉蓋彥廸之為大學補遺也以為格致之傳未
始闕脫取經文中物有本末知止有定兩節以補之
遂削去朱子所著補亡章而其說有曰今世學不講
而道不明為學為治為忠為孝者或遺本而事末或
有始而無終或專失本末終始之所在而卒至敗亂
者多矣由其不講乎此章之義故也大學之教前後
聖賢更相演繹規模節目亦云詳盡而一言之不備
一理之不明其有害於人心世道如此又曰物有本
末事有終始之意所包甚廣朱子獨以明德新民為
物之本末知止能得為事之終始其意偏而不周矣

又慮而后能得之慮字朱子釋以處事精詳而彥廸
以爲未當改訓以思而其說曰若或知止而至於靜
安不復致思焉則將至於昏而無得矣又以聽訟一
節謂當置經文之下其說曰若從朱子之言置於三
章之後則上下文義都不相屬又於平天下章章句
之外別生新義以仁爲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其說曰
自周以來有家國天下者未有不讀此書而鮮有深
明此章之本旨者故專以殺戮爲務而志於仁者寡
矣誠使讀是書者深明國家之理亂人心之去就一
係於人君之仁不仁則安有禍敗乎聖經賢傳之中

一字之義不明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其可忽哉又爲設難之辭曰晦翁以高明深造之學竭平生精力於此書探討精微殆無餘蘊而今乃以偏方末學輕議聖經賢傳之錯誤又言先儒之所未發得無犯不韙之罪耶曰斯理也無古今之異無賢愚之間是爲天下之公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及其自序則又曰雖晦菴復起亦或有取於斯矣夫彥廸大儒也平生尊信朱子顧復何如而今其辨論之際言語文字果可謂一出於遜悌耶至於世堂所錄該曹旣有條奏請復歷擧以陳之以辨其粧撰捃摭之狀焉夫所謂

其書雖存與未有同云者乃中庸庸字辨論之辭考
其語脉則其意可以立見矣其說略曰程子以爲不
易之謂庸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以爲庸平常也二
先生於庸取義之不同如此乃若中庸之旨必有一
定之趣固非兼該兩義則讀者又不可以兼取兩說
也明矣朱子說中既同於程子而獨於庸而異者蓋
雖不敢遽廢程子之言而意有不合故耳究其所以
不合亦謂未允於理耳然不明言程說之未允已說
之爲允直兩著其說者朱子之意若以爲明者當有
以察知吾姑不敢之意夫然則不但世之蒙識多而

明識寡得以察知其意之難設有明者察而知之其於朱子之所不敢又孰敢辨其是否以示於人也然則中庸之所以爲名物且不復得明於世乎其下總結之言曰夫名之必有實也物之必有理也書者乃古聖賢因此名物之所設以辨乎理而著乎實者也後之讀是書者知名而後可以求其實知物而後可以察其理今於所謂名與物者尚不可得以知則又何從而察其理而求其實以識其書之義乎是其書雖存與未有同豈聖賢惓惓爲人之意哉凡此所論只患蒙學未曉庸字之義欲明程朱異同之極致耳

況其總言以下又不過泛論因名求實因物察理之義推極而言之耳所謂顛倒錯亂使人眩瞀曰一書旨意不白曰不得已非樂爲此云者皆中庸末章下疏論之說也而其意明有所指尤不可誣也其說略曰此章本當在第九章之後十章之前與九章所言微顯之義自以類從此特簡脫失次偶在此耳然因舊而不敢輒移之者爲此一章首尾皆完讀者尚可就求其義不至如前所移易者之爲一二簡顛倒錯亂旣闕於此又妨於彼使人眩瞀遂失一章之義用致一書旨意不白者比故也於此庶有以恕向之出

於不得已非樂爲此以取僭妄之罪也蓋世堂於中庸疑有錯脫一二章簡已有移易者至末章亦不能無疑而其意以爲此章首尾亦自成義不至如前所移易者之不容仍置故因舊而不敢輒移之也然則其所謂顚倒錯亂使人眩瞀云者正指章簡失次而言也所謂出於不得已非樂爲此者以末章不敢輒移之意明前章移易之不得已也夫此兩段一則初爲蒙學未曉庸字名義而發終爲總言泛論之歸一則初爲章簡失次而言因明不輕移易之本意而已籍令其言直謂朱子誤解之害至於其書雖存與未

有同而顛倒錯亂使人眩瞀云則誠可謂悖妄矣今其上下辭語指歸甚明與朱子毫髮無干而今乃剔出單辭片語裝影出來攛掇而羅列之使覽之疑眩聞者駭訝其亦痛心矣或謂顛倒眩瞀固不干於朱子而中庸章句旣經朱子之證正則今謂失次而輒有換改可乎曰然此則固世堂所以知我罪我而其視更置大學削去補傳不云有間乎至於使人枉用其心前後所言矛盾云者乃中庸道不可離章集注論辨之語也集注曰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蓋世堂於此注

文義有所疑晦居常單思頗費心力而終不能釋疑乃有劄錄焉其說略曰彼天理之本然者既爲吾性之德而具於吾心之內蓋有雖欲離之而終不可離者今乃憂其不存而必欲存之憂其或離而欲使之不離無乃使人枉用其心乎其意蓋以爲天理之本然者卽性也性與心不同豈有存亡之可論云爾又曰其謂道與非道相對離仁便不仁離義便不義者則固是矣然又謂未發時說義理不得纔說義理便是已發是未免前後所言之矛盾夫無乃使人枉用其心云者乃疑難質問之辭觀於無乃二字可見矣

訓解之間或有前後之不同則謂之不同者求諸義理亦何大罪也夫此兩段則雖誠駁論於傳注而雖然或因自識疑晦之端問難而爲辭或因參考前後之訓疑其有異同噫此何有毫分侵侮而論者急於構誣不究本旨拈出句語抑勒爲罪牽合成案必欲擠人於不韙之科噫嘻甚矣夫大學之書朱子所以沒身剳心者也格致之傳學者所以求端下手者也一字移動事體不輕玨先賢之一生苦心關學問之最初門路而先正之變易刪沒不甚留難至曰偏而不周曰昏而無得曰上下文義都不相屬曰失其本

末終始而至於敗亂者由其不講乎此章之義云者則固以注說爲未當矣曰一言之不備一理之不明有害於人心世道曰一字之義不明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云者則似指漢儒承訛而發然其緒正未盡之責猶有致憾於程朱而其句語辭氣亦可謂欠宛轉不委曲之甚矣凡若此者豈出於詆毀輕侮之意哉特其辨難反復之際自有不得不爾向使覽此書者不能推原心迹活看文義割去首末單行一句而挾憾懷私吹毛索瘢如今日之爲則揑致罪名又何所不至耶然後之篤論者不曾以是訾嗷彥迪士

林之尊事無間　列聖之欽崇有加至於刊布遺書腏享文廟而國人無異議烏有所謂毀經侮賢之名也哉且夫所謂侮賢云者攻貶其道毀斥其人之謂也解經傳看文義疑其偶有差失夫何有於侮賢也今世堂於傳注全體固已心悅誠服紫陽箋注古今無之句至形於吟詠而間有疑晦憤悱求通則辭句之或傷直截亦其性戇而不能回婉耳不知論者何据而謂之侮賢也其以爲眞有攻貶其道之意毀斥其人之語耶特以一二文義之差殊謂之侮賢則其於求罪可謂勞矣且夫辭句之或傷直截誠不若一

切恭巽之爲尤善此則先正之所不免後學之所共聞而獨於今日苛論而不捨者抑何意耶或曰李彦廸前世大賢也其更換成書質論章句容或可也世堂何人敢與彦廸倫擬此又足一哂質論而不可則雖賢於彦廸者在所禁絕質論而可則雖蒙學小生亦不害其起疑求通惟觀所論之得失又奚問於世代之先後名德之輕重耶既聽其質論則又何可以辭欠婉曲獨罪世堂耶夫世堂所錄雖復窮搜細討擿爬無遺固無大於該曹所掯摭者則据今所坐不過曰使人枉用其心曰前後所言矛盾而已其視偏

而不周昏而無得文理不屬有害於人心禍流於後
世云者輕重淺深之相懸有目皆見而今之論者急
於持人未暇顧察前後乃曰某爲背朱子之人勤加
以侮賢之罪嗚呼使世堂被侮賢之罪則其將置彥
廸於何地耶噫是非之天人所同得惟彼喋喋者豈
獨無人心苟能虗心强恕公聽並觀不以私意干其
間則世堂之有罪無罪夫孰不知而特其心有所陷
理有所蔽羣起哄然斷斷不已一則曰毁經一則曰
侮賢必欲甘心而後已噫亦可痛矣由是觀之世堂
果犯侮賢之罪耶否耶惟　明主詳察之嗚呼世堂

果何罪也以爲毁經也則不失爲朱子之忠臣也以爲侮賢也則不幸與先正而同歸也世堂所坐臣等未知何名也始則目以醜正而旣不成罪案則或以爲毁經或以爲侮賢艱難求罪今過半年反覆推究不見當勘之律正所謂手忙脚亂肝肺盡露而方且傲然自得自比於爲先賢懲討協心同攻如復私讐殿下又從而假以威靈增其氣勢不問曲直惟其言是聽譴斥之不足又爲之辨破其說辨破之不足又爲之焚毁其書問其罪則不知所坐而論其罰則愈出愈新此可以服天下之心乎臣聞聖王行罰明其

罪犯君子論人原其情實雖在下賤卑品尚不宜抑
勒而罪之顧念世堂以林下老臣辱在視遇之後而
徒以講討論著之故遽被無妄之禍情犯不明而僇
辱無忌既罪其身至議焚書彼甘心媒孽以黨伐爲
能事者固無足論其於　天地之並包日月之貞明
誠不能無憾也雖然有一焉經訓之難明尚矣世堂
所錄又何敢保其必當如其未允則經術之士自有
定評雖在及門之人素相慕悅者亦未必恪遵其說
謂有不合於經義可也謂有未達於傳注可也儒臣
辨破在朝家誠爲多事而於世堂則亦所樂聞惟是

謂之毀經則非其名也謂之侮賢則非其情也毀經侮賢既非其罪則抑以爲經說未允合被譴斥焚毀之典耶古今天下不聞以此罪人者也揚雄之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李泰伯有非孟之書至比孟子於販賈盜竊朱子著說以辨論之此二者正所謂異端他道者也然而聖賢懲討不過曰辭闢辨論而已未聞削楊朱之職而焚泰伯之書也夫異端他道流害甚鉅罪其人焚其書固無足惜而聖賢之所處不過如此是豈閑衛之不嚴也哉蓋曰道學者天下之公物非一家之事只可以理奪不可以

力服其身之榮辱其書之成毀非所論耳若差殊於見解駁難於文義則又與異端他道不翅相反其善者固已羽翼乎先賢而其不善者不失爲起疑求益之言譬如同室之內誾誾相難固不害於和悅也此先賢之所許而後學之所勉今欲以譴斥焚毁隨其後是則今人之衛道尊賢其果遠勝於孟子朱子也耶此果出於平心公見無所愛憎之意耶且夫論學談經之得失自有儒林公議初非國家刑政之所預而雖以儒林公議言之如李彥迪之駁論傳注如彼之不能宛曲而後賢如文純公李滉文成公李珥雖

嘗有論辨之言而只論其說之得失不答其辭之挨
逼蓋恕其意不在貶斥而解經不同無損於尊尚其
道也由是論之設令世堂論著無一可採而後世名
賢如滉珥者復興亦不過評其差謬而已其辭句之
如何不在何誅至於被之以毀經侮賢之名加之以
譴斥焚毀之舉則不亦取笑於有識之士乎雖無挾
雜尚足取笑況偏聽黨伐之言快其憾恨之心而刱
爲千古所無之舉不亦貽譏於天下後世乎向者臺
章引皇明朱友季事爲證此於今日事何翅千里之
遠也蓋友季怪悖人耳詆罵周張程朱無復顧藉一

變儒門之宗旨掃去道統之傳承兼又請闕上書自
獻其說思以其道易天下正所謂攻貶其道毀斥其
人者也杖流焚書容或可也若起疑於訓解藏稿於
篋笥私有筆削以資玩索果有毫分彷彿於友季之
事乎今或傾於告訐之偏言發其巾衍之私藏加之
以罪黜從之以燔燎罔念國體之虧損不恤後弊之
無窮唯以一番人報怨雪憤爲務誠恐天下有識有
以窺 殿下之淺深也世堂固非爵祿之士且不幸
身歿萬事已畢一時寵辱不足爲忻戚則削奪之罰
徒爲 殿下之過擧而至於火書一事臺閣之疏論

承宣之筵奏前後迭起累言不一言此皆詆斥世堂者而爲言如此則其事之甚無意謂於此益明矣惟我東方國俗鄉僻士風媮苟其於經訓學術率多瞢昧擧世滔滔皆入於俗下科臼自昔以然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爲儒生者惟以剽竊排偶習詩文占科擧爲務發身立朝者又皆逐逐於仕宦之事營營於聲利之場顧何暇治經訓講學術哉凡今人才日衰世道日下國勢日卑將至於不可救藥者殆亦由此也經訓學術之士固若是之希闊而就有從事於斯者又不過掇拾儒家之緒論以資口耳之聞習得一

先生長者之言則充然而自足倜然而私自悅也此
於寡過謹守則可矣其於眞知實見未也孟子謂深
造自得資之深居之安取諸左右逢其原傳曰有不
思思之弗得弗措也程子曰胸中浩然乃爲自得又
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古人之求學窮經蓋如此也
今也不曾聞有大著心胸高著眼目以深思自得爲
心者其爲學陋而已矣善乎文忠公臣張維有言曰
中國學術多歧有正學焉有禪學焉有丹學焉有學
程朱者學陸氏者門徑不一而我國則無論有識無
識挾策讀書者皆稱誦程朱未聞有他學焉豈我國

士習果賢於中國耶曰非然也中國有學者我國無學者蓋中國人才志趣頗不碌碌時有有志之士以實心向學故隨其所好而所學不同然往往各有實得我國則不然握齪拘束都無志氣但聞程朱之學世所貴重口道而貌尊之而已不惟無所謂雜學者亦何嘗有得於正學也譬猶墾土播種有秀有實而後五穀與稊稗可辨也茫然赤地之上孰爲五穀孰爲稊稗者哉此誠砭俗之名言警世之良規也然設有所謂禪學丹學學陸者則反爲儒門之大憂世道之深患不當畱爲學者顧之如有劬躬鄒魯之書論確

洛閩之言而能免於握齱拘束尸道而貌尊之則操
風化之柄者宜加奬誘而不宜禁絶也明矣且文純
公李滉之言曰夫非議前輩固後學之所不敢輕也
然至於析理論道則一毫不可苟也故晦菴與東萊
譣定知言之醇疵也南軒亦與焉南軒五峰之門人
也以弟子而議師門之書不以爲嫌者豈不以義理
天下之公也何先何後何師何弟何彼何此何取何
捨一於至當而不可易耳夫李滉平生一言一動莫
不師法朱子至有依㨾之評而其言如此豈不以析
理論道務以深造自得必歸至當爲意也耶此正深

契於朱子所謂不問所尊所親惟本意是求之訓矣以救時矯世之義則名臣之立說旣如彼以析理論道之法則先正之詔人又如此臣未知今之構陷世堂者果何所據耶其可謂出於公正之憤耶向使世堂初無攻斥時烈之事不甚得罪於時議者臣知其必無今日之紛紛也夫然則今以經說陷世堂者又可傾信而曲聽乎帝王擧措動關風教威賞所加應如影響夫以國俗士風之如彼而又聞朝廷以劄錄經義罪其人火其書則臣恐經訓學術之陋日以益甚士雖欲窮經講學從事於深造自得之訓莫不瞿

然顧慮惟懼相隨而入於毁經侮聖之罪膠其口鉗其舌而諱言經學也然則世堂一身之僇辱有不暇論獨不念有損於國家之風教耶誠願 聖明洞察黨人之構陷專出於媢疾深見解經之同異無損於尊賢亟命停寢焚書之擧無爲天下後世所笑仍命復世堂官秩無令平昔獎遇之臣抱枉於泉下千萬幸甚

論尊號事疏 乙酉○因罷官不果上

伏以臣於近日尊號之請竊有愚見不敢隱默謹此附陳日者湖儒之疏扳援古昔可謂經據矣贊頌德

美可謂揄揚矣及覩　聖批不徒不賜允俞至以慚
悳等教懇諭而深拒之不徒懇諭而深拒至下雲漢
之章昭示謙冲之意昨又　春宮邸下蹙攄誠悃爲
列章牘其在聽聞一倍瞻聳而　殿下又以決不可
從爲教大哉　王言凡我擧國臣民孰不感歎而欽
仰也哉夫尊號非古也以堯舜之德禹湯之功臣隣
之欽戴至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又曰克寬克仁彰
信兆民然而不聞有加隆稱號之請秦漢以來亦未
嘗有降及後世文華日滋至衰唐而始昉之矣人臣
之爲其君願豈不期於堯舜禹湯哉其何可以叔世

夸大之事勸導君父乎惟我殿下聰明睿知首出
庶物勵政憂勤度越百王　聖德光輝實爲隆大矣
事業文物實爲章顯矣雖然仰視乾象則星虹屢警
而蟄雷蔵震俯察民生則饑疫連年而殿屎載路入
而觀乎朝則朋黨相傾而闒茸雜進出而觀乎野則
盜賊公行而村閭不寧　聖旨中歷舉恐亦實際也
至若　東宮邸下冲年養德容有未悉於外事而愛
敬之深誠尊親之至意有不能自已則八路寧謐黎
民安業之謂固也無足異也獨怪夫遠方窮生目擊
其饑饉流離困苦之狀空乏之形而乃曰無大咎徵

萬姓安堵正所謂非愚則諛也竊伏念　殿下撫基
隆之運乘積安之勢玉燭方調寶曆綿永宸極有垂
衣之樂邊封無吠狗之警雖賴睿性好勤不懈宵旰
而凜凜有豐亨逸豫宴安鴆毒之虞矣爲臣子者正
宜却顧深慮補闕拾遺以詩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易之終日乾乾夕惕若日磬欬於絍纊之側今或徵
無稽之典崇不急之務日取駿德鴻功羅列而陳之
左右甚非所以責難防漸之義也至於宮僚陳白於
書筵尤可慨然春坊勸講之職惟在諷說道義協成
允德此事雖在可行本非責任況其不可者乎可謂

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者也說者又謂唐宋進號皆有功業治世之主臣請有以詰之唐太宗之拒封禪曰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如始皇乎臣敢曰唐德宗憲宗進尊號而唐太宗宋仁宗不進尊號後世豈以太宗仁宗之賢不及德宗憲宗乎說者又引國朝故事爲言臣竊以爲差殊也 宣廟之進尊號特因宗系之雪誣也此事關係儘重且大而 祖宗列聖之控籲而所未得者惟我宣祖大王積誠血懇連聲叩請卒至光膺 天子之休命昭洗實錄之汚衊廷臣之勸進者以此也 聖

祖之勉從者亦以此也然猶名臣碩輔持議異同若
文忠公臣李恒福文貞公臣申欽筆之文字搢紳誦
之然則國朝事又恐非今日之所擬也抑有一焉往
年北朝嘗有此議清主固却不受今之議者至以庭
請爲言魏徵一霸佐耳猶能耻其君不及堯舜今日
臣僚縱不能以堯舜其君爲志乃或導 聖上以隣
國之所不屑則豈非堂堂大朝之耻乎嗚呼不可使
聞於人者也且夫國危如此民窮如此深愛 君父
長慮國家者擧有危亡迫頭之憂雖 君臣上下涕
泣相誓其於正朝廷別賢否之道革弊政救生民之

方朝夕講討左右論奏猶患羣情之無以慰荅今以
盛美之舉稱誦之辭交謁更請於朝廷之上竊恐有
識之士增憂永歎而小民無知亦將曰吾曹凍餒失
業胥及溝壑而朝廷不此之謀方且盛譽 王德導
之以赫然觀美之事耶夫然則今日臣僚雖有儀秦
之辯將何以自解於小民也伏況君子之德惟謙爲
大易之卦爻悔吝錯見而獨於謙卦六爻皆吉聖人
之妙道精義居可見矣然有若無實若虛從古所難
大舜之稱禹曰女惟不矜仲虺之誥湯曰不自滿假
此禹湯之所勉強而行之者也今 殿下批旨所自

道宸章所自叙眞所謂發撝其謙矣亦既入人耳目芬人口頰矣太史氏又將大書特書於金匱之藏傳之後代永永無極雖謂之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爲過也其賢於加數字之徽稱享一時之縟儀不啻遠甚而進言者不達此義强聒不已 殿下之明聖夫豈有撓奪之慮哉所可惜者將順其美之義不講於清朝也昔在皇明成化中有請舉封禪之儀者 帝堅拒不許學士胡廣進却封禪頌其詞蓋以司馬相如頌封禪爲陋以 帝德之冲挹遠過漢武爲頌也唐之韓愈表賀尊號柳宗元請復尊號盛稱其君之

功德臣每讀而心少之生逢　聖主獲覩謙光之盛
請效胡廣以拒尊號爲賀耻爲韓愈柳宗元導諛而
成君之過也臣旣莊誦宸章有以見　聖斷之堅定
固無事於先事之戒而數日之間稱慶之請章交公
車略無愧耻如無明降指教快示禁絶則將無以杜
希幸而息紛紜敢畢狂瞽之言以備裁擇惟　聖主
澄省焉

請寢傳禪之命疏

伏以臣等昨伏見答藥院之批不勝憂悶驚迫之至
繼又伏見下政院備忘記有臣子不敢聞之教臣等

相顧錯愕口不能讀罔知所以爲措也噫　殿下何爲而有此萬萬意外之教耶夫　聖教以疾患爲悶而就閑調養爲心近年以來　玉體連有愆和之候此誠羣下臣民之所嘗煎慮者是則將理調護自有其道藥物療治亦當有奏效之期不知　聖明何爲而有此萬萬慮外之教也夫火者起伏無常元氣亦損疾病之最難制者也此固　聖心之所以憂勞而爲心中之水儻　殿下涵養本源淸明在躬物來順應無所滯碍譬如明鏡高懸不疲於屢照流水無停

不患於腐穢顧何憂於萬幾之至繁亦何畏於六氣之失和乎伏况人君致治自有大本要道初不在於專任聰明耗弊精神是以古之衡石程書衛士傳飱固無補於治效而徒爲有識者所嗤　殿下欲盡保攝之方不必以勤瘁爲憂而只當加意於存養之工也昔我　宣祖大王筵中下教以疾疢爲憂先正臣李珥誦古人之言曰萬般補養皆虛僞惟有操心是要方　聖祖納之此豈非今日　聖明之所可法者乎噫傳禪固天下之大事古今所罕有姑擧史牒所載堯之禪舜以年則耄期以政則倦勤也特出於理

勢之不容已後此而商周之哲王漢唐之令辟雖齡
筭晩暮國家乂安亦不聞有傳禪之擧以我 祖宗
朝古事言之昔我 太祖大王暨我 定宗大王之
時則亶出於國初草剏之際固不當擬議於今日亦
越我 太宗大王已踰耆艾之齡 世宗大王當鼎
盛之年而且値太平之會授受之事亦有可言今
殿下春秋未暮如日中天而念我 王世子未及弱
冠之年方懋日將之學 聖批中遵依古事之教臣
等實未見其允合於今日也噫目今天災時變式月
斯生八路大無民命迮止況於此時 殿下其可罔

念濟艱之道而脫然爲就閑之計哉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殿下之位乃天位也非　殿下所私有也固　祖宗列聖之所付畀　廟社百神之所託而依者也在　殿下負荷之道惟當益懋兢業之德思盡纘述之責勉卒　先王之志事慰答神人之祈望亦安得以一時痾恙遽有釋位養閑之意也自有此教上自大臣卿宰下至輿儓走卒莫不遑遑失色不能底定人心所同天意亦可見矣臣等俱在罷散之中不敢入叅於大庭呼籲之末茲敢齊進闕外同聲叫閽伏乞　聖明念　宗祀之至重察羣情之難遏亟

命收回令禮官擧行之教以副擧國顒望之心國家幸甚臣民幸甚

再疏

伏以臣等罄盡血悃連日號呼賡籲 旻天之回鑑伏奉批旨又失所圖臣於是抑塞崩隕心如焚灼益不勝遑遑悶泣之忱又何以僭瀆爲懼繁絮爲嫌而不悉肝膈之懇乎夫 殿下之爲此蓋患機務之煩撓而憂疾疢之難强將以就安閑而便調息也今有一言可以無煩撓之患無難强之憂自底於安閑調息而今日非常之過擧不待多談而自止矣請演前

疏要道之説以畢愚忠以啓聰聽惟　聖明之少詳察焉夫人君臨政苟得其要道則本無繁難而反有可樂何者治有四要治本也治體也治術也治具也何謂治本明道術是已何謂治體辨賢否是已何謂治術公賞罰是已何謂治具制民產修兵刑是已道術明而風俗正矣賢否辨而用舍當矣賞罰公而勸懲昭矣能行此三者而民產兵刑在其中矣斯不亦約而盡乎古昔聖王之勤政也其與賢公卿良士大夫朝而延訪夕而問難者不外於茲四者而又必得人而任之其細務小事皆置無論也故人君苟有志

於治而得其體要則不必役耳目敝精神事事而察之物物而理之譬如綱擧而萬目森張幹立而千枝畢布天下萬事皆有脉理條緒之可尋心不待勸而自有可樂矣漢光武臨御三十年勤厲不怠或夜分乃寢太子從容切諫光武答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夫光武之所樂者果何事也不過玆數者而蓋有見乎脉理條緒之可樂故其勤至老而不知疲也伏覩殿下臨政憂勤度越百王一月之中御内殿者無多曾無一日之荒怠引接臣僚中昃無倦裁決庶務丙枕不安臣僚疏劄中外奏狀之批下盡無一宿之淹

滯輪對常參稍復舊觀籌司引對五日爲期此誠書之史策而有光古昔者也又於年前藥院之批有公事積滯廢食妨寢之教　聖質之勤至於如此而羣臣又無體國任政如古人者惟以黨伐之私言羅列於左右而簿書冗瑣之事亦或埤遺於　聖躬　殿下又不憚勤勞而兼聽並受於向所謂要道之可樂者或未之得焉則宜　殿下之患機務而憂疾疢也夫號令獄訟國之大事書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文王尚矣唐之玄宗叔世之中主也不答姚崇郎吏之問陳平漢之一相臣也猶以錢穀盜賊之問爲

耻此皆有見乎爲治之體要者也故六部有司之職人君之所宜略也所謂治道之四要人君之所當勉也今使　至尊憂勞而添恙誠亦羣臣之罪也亦惟殿下不深察乎本末體用之序於其所宜略者枉費酬接之勞而於其所當勉者反或踈焉此奚特妨宴息損節宣之爲慮凡今庶事之叢脞治道之無成殆亦由此耳今　殿下誠能求之要道而見其可樂守之以誠壹持之以悠久則羣能效職百度咸熙成理萬物各得其所淫朋化爲協恭噢咻變以謳歌人安於下而身逸於上歡愉悅豫壽考康寧高拱穆清而

太平坐可致矣玆實億萬年無疆之休今不務此而乃欲釋天位而求閑不已舛乎何 殿下捨當行之坦道欲乖常之異擧强拂羣情力拒衆請而徒爲是紛紛也且夫心者活物也不能無動不循乎天理則必役於事物故曰人不能無所用心設令 殿下恒處燕閑而無應接之撓攘以 殿下聖質之勤居敬之工必不以鍾鼓宴游之樂馳騁弋獵之娛取逞耳目苟度時月也夫然則不敢知 殿下將何所用心而遽欲謝萬幾也記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傳曰心卧則夢使之則謀偷則病謂傳記之不足信則

可如其不然則安逸適所以致病醫方所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亦此意也樂安逸厭勞劇恒物之大情而自古聖賢之爲說如彼豈其性獨異哉亦豈不念於愼疾之道哉誠謂心固不能無用而樂循乎天理耳書曰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肆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殷之中宗天下之盛王也修德爲政其必有要道所謂不敢荒寧者必不在於役耳目勞心神而所用心者天理焉耳如使憂勤足以召疾兢業足以損性則殷宗顧何以享耆耋之年而膺盛美之福哉夫憂勤兢業旣不足以召疾損性則況可以

此輕議傳禪之舉乎豈若勉要道循天理而圖治療
病兩得之也嗚呼　殿下聰明英達卓冠千古文理
密察洞見秋毫仁足以有容勇足以有斷眞所謂大
有爲之主而照臨之久于今三紀國事之條貫下民
之情僞亦旣閱習而備知之矣爲伯爲王何所不可
而不幸近者邦運漸否天怒而災妖屢警民窮而札
瘥相仍國勢之阽危蓋如漏船頹屋之凜凜矣夫以
殿下有爲之資値此艱虞之會正宜益加勉勵無少
退轉以爲大奮發大振作之圖轉危爲安一變至道
是亦在　殿下神人之所祈願在此臣庶之所仰望

在此今忽以一時疴恙舉千乘之重如棄敝屣皇天之付畀而未卒承事之道　烈祖之投遺而不盡繼述之責輕自屑越莫之顧焉毋論億兆羣生號呼涕泣之情卽天地神祇　祖宗列聖其不惕然驚動於冥冥之中重失望於侍御者哉此誠不可使聞於天下後世也且　殿下雖欲不討事理力定而威斷之凡爲　殿下臣子者咸以死不奉詔爲心而輿儓下卒戴髮含齒之倫無不駢闐吁聒於天閽之下是殿下終不成所欲而徒令召鬧貽惱於靜攝之中也於戲　殿下何樂而爲此哉儻　殿下虛心澄慮卻

顧回思惟以 宗社生民爲重亟寢令禮官擧行之
命而又必致意於要道加工於天理以爲太平萬世
之基此非但臣等之幸實國家之福也

昆侖集卷之八